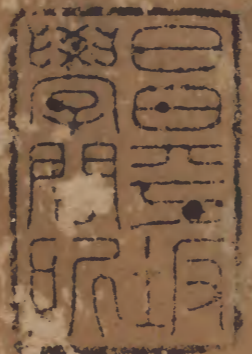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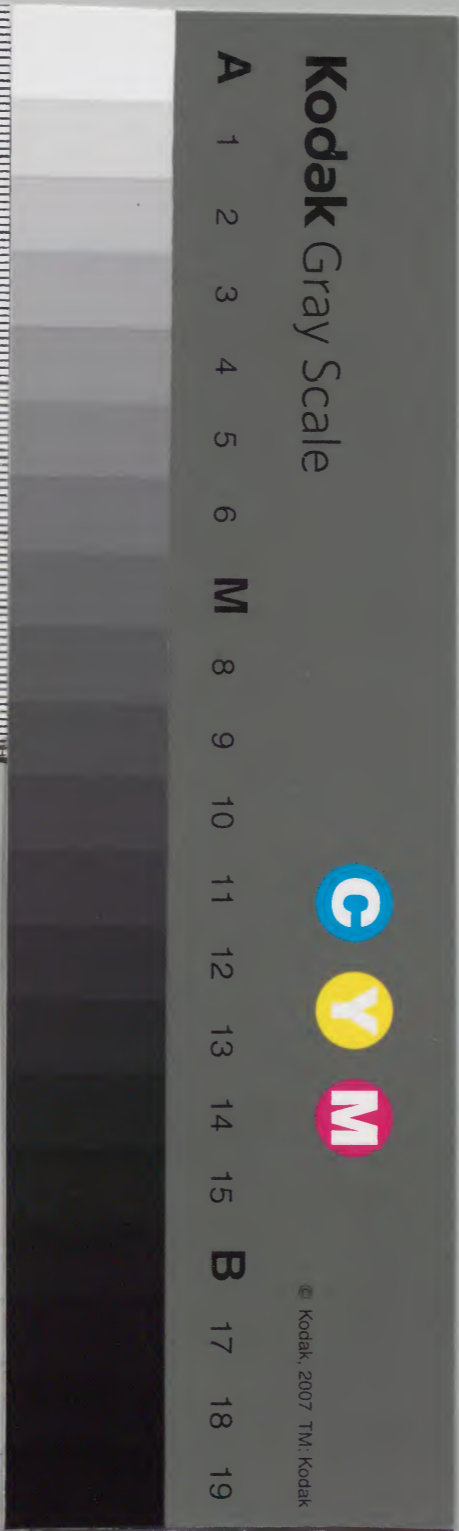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廿四



			八	漢
		一	八	書
	一	四	一	門
四	一	七	〇	
二	〇	七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五	八	漢
函	四	一	書
二	二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10
冊數	42 (24)
函號	285 33



梁氏亂已

陳霸先篡梁

西魏取蜀

蕭勃據嶺南

王綝奔齊

陳伐齊

齊顛祖狂暴

常山王篡立

安成王篡立

周陳之叛判

宇文護逆節

周伐齊

周府爭宜陽

吐谷渾盛衰

一

廿七

廿二

廿六

四十八

六十五

七十二

七十七

八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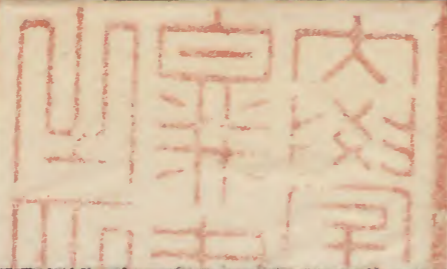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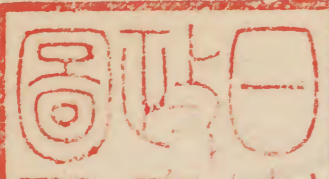
九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四

梁氏亂亡 陳霸先篡梁

淺草文庫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統卒 五月丙申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朝野多以為不順司議侍郎周弘正嘗為晉安王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以大王為儲副意者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棄萬乘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使無為之化復生於遂古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葉豈不盛歟王不能從 六月癸丑立華容公歡為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二十四

通鑑卷之六十一 卷二十四
豫章王其弟枝江公譽為河東王曲阿公譽為岳陽王上
以人言不息故封歡兄弟以大郡用慰其心

中大同元年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
為丹楊尹湘東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
主太子綱惡之嘗選精兵以衛東宮八月以綸為南徐州
刺史冬十月乙亥以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譽為雍州
刺史上捨譽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以會
稽人物殷阜故用譽兄弟迭為東揚州以慰其心譽兄弟
亦內懷不平譽以上衰老朝多秕政遂蓄聚貨財折節下
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之地梁業所基
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已為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

規諫所部稱治

太清三年 初上以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
張纘為雍州刺史代岳陽王譽纘恃其才望輕譽少年迎
候有闕譽至檢括州府付度事留纘不遣聞侯景作亂頗
陵蹙纘纘恐為所害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譽拒之纘
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
陷諸王各還州鎮譽自湖口歸湘州桂陽王曄以荊州督
府留軍江陵欲待繹至拜謁乃還信州纘遺繹書曰河東
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
榮亦遣使告繹云桂陽留此欲應譽譽繹懼鑿船沈米斬
纘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囚曄殺之 湘東王繹之入援

也。今所督諸州皆發兵。雍州刺史岳陽王詒遣府司馬劉方貴將兵出漢口。繹召詒使自行。詒不從。方貴潛與繹相知。謀襲襄陽。未發。會詒以它事召方貴。方貴以爲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詒遣軍攻之。繹厚資遣張纘使赴鎮。纘至大隄。詒已拔樊城。斬方貴。纘至襄陽。詒推遷未去。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詒猶總軍府之政。聞臺城陷。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給纘曰。觀岳陽勢不容使君。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禍。岸旣襄陽豪族。兄弟九人皆以驍勇著名。纘乃與岸結盟。著婦人衣。乘青布輿。逃入西山。詒使岸將兵追擒之。纘乞爲沙門。更名法纘。詒許之。夏五月丙辰上殂。辛巳太子卽皇帝位。六月上甲侯韶自建康出奔江陵。稱受高祖密詔。徵兵以湘東王繹爲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蕃鎮並加位號。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湘東王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使者三返。譽不與。湘東王世子方等請討之。繹乃以少子安南侯方矩爲湘州刺史。使方等將精卒二萬送之。方等將行。謂所親曰。是行也。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復奚恨。湘東世子方等軍至麻溪。河東王譽將七千人擊之。方等軍敗溺死。安南侯方矩收餘衆還江陵。湘東王繹無戚容。西江督護陳霸先起兵討侯景。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衆

祖密詔徵兵以湘東王繹爲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蕃鎮並加位號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湘東王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使者三返譽不與湘東王世子方等請討之繹乃以少子安南侯方矩爲湘州刺史使方等將精卒二萬送之方等將行謂所親曰是行也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復奚恨湘東世子方等軍至麻溪河東王譽將七千人擊之方等軍敗溺死安南侯方矩收餘衆還江陵湘東王繹無戚容西江督護陳霸先起兵討侯景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衆

集然後行與泉入白繹求申期日繹疑僧辯觀望案劍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唯有死耳因斫僧辯中其左髀悶絕久之方蘇卽送獄泉震怖不敢言僧辯毋徒行流涕入謝自陳無欲繹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丁卯鮑泉獨將兵擊湘州秋八月己亥鮑泉軍于石榔寺河東王譽逆戰而敗辛丑又敗于橘洲戰及溺死者萬餘人譽退保長沙泉引軍圍之九月河東王譽告急於岳陽王譽營留諮議參軍濟陽蔡大寶守襄陽帥衆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爲城中都督乙卯營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營

軍氣沮繹與新興太守杜則有舊密邀之乙丑則與兄岌岸弟幼安兄子龕各帥所部降于繹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奉營母龔保林登城拒戰營聞之夜遁棄糧食金帛鎧仗於澧水不可勝紀張纘病足營載以隨軍及敗走守者恐爲追兵所及殺之棄尸而去營至襄陽岸犇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獻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又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爲都督數泉十罪命舍人羅重權與僧辯偕行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平拂席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今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權宣令鎖之牀側泉爲啟自申且謝淹

緩之罪，繹怒解，遂釋之。冬十一月，岳陽王譽使將軍薛暉攻廣平，拔之，獲杜岸，送襄陽，譽拔其舌，鞭其面，支解而烹之。又發其祖父墓，焚其骸而揚之，以其頭為漆碗。譽既與湘東王繹為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為附庸。丞相泰令東閤祭酒榮權使於襄陽，繹使司州刺史柳仲禮鎮竟陵，以圖譽。譽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養為質於魏。丞相泰欲經略江漢，以開府儀同三司楊忠都督三荆等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仲禮至安陸，安陸太守沈駟以城降之。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守之，帥眾一萬趣襄陽。泰遣楊忠及行臺僕射長孫儉將兵擊仲禮，以救譽。魏楊忠將至義陽，太守馬伯符以下澁城降之。忠以伯

符為鄉導，伯符岫之子也。

十二月，魏楊忠拔隨郡執

太守栢和。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陳霸先進軍南康，湘東王繹承制授霸先明威將軍、交州刺史。魏楊忠圍安陸，柳仲禮馳歸救之。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定也。乃選騎二千，銜枚夜進，敗仲禮於滎頭，獲仲禮及其弟子禮，盡俘其眾。馬岫以安陸別將正叔孫以竟陵皆降於忠。於是漢東之地盡入于魏。二月，魏楊忠乘勝

通鑑卷之六十一 卷三十四
至石城欲進逼江陵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嘗來
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中忠遂停建北繹遣舍人
王孝祀等送子方略爲質以求和魏人許之繹與忠盟曰
魏以石城爲封梁以安陸爲界請同附庸并送質子質遷
右無來敦鄰睦忠乃還 邵陵王綸欲救河東王譽而

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王繹曰天時地利不及人和况
乎手足肱支豈可相害今社稷危耻創巨痛深唯應剖心
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貫若外難未除家禍仍
構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
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
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良爲藩屏盤固宗鎮疆密弟

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川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
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必希解湘川之圍存社稷之
計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且曰嘗引楊忠來相侵逼頗遵
談笑用却秦軍曲直有在不復自陳臨湘旦平暮便卽路
綸得書投之於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
若敗吾亡無日矣 夏四月邵陵王綸在郢州以聽事
爲正陽殿內外齋閣悉加題署其部下陵暴軍府郢州將
佐莫不怨之諮議參軍江仲舉南平王恪之謀主也說恪
圖綸恪驚曰若我殺邵陵寧靜一鎮荆益兄弟必皆內喜
海內若平則以大義責我矣且巨逆未梟骨肉相殘自亡
之道也卿且息之仲舉不從部分諸將刻日將發謀泄綸

壓殺之。恪狼狽往謝。綸曰：群小所作，非由兄也。兄黨已斃，兄勿深憂。王僧辯急攻長沙，辛巳克之，執河東王譽，斬之，傳首江陵。湘東王繹及其首而葬之，繹以僧辯為左衛將軍，加侍中、鎮西長史。六月，魏人欲令岳陽王譽發哀嗣位，譽辭不受。丞相泰使榮權冊命，譽為梁王，始建臺置百官。秋七月辛酉，梁王譽入朝于魏。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八月甲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信州刺史鮑泉等帥舟師一萬東趣江郢，聲言拒任約，且云迎邵陵王還江陵，授以湘州。九月，王僧辯軍至鸚鵡洲，郢州司馬劉龍虎等潛送質於僧辯。邵陵王綸聞之，遣其子威正侯礪將兵擊之，龍虎敗，奔于僧辯。綸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于湘東王繹，繹命進軍。辛酉，綸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他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礪自倉門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南平王恪為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世子方諸為郢州刺史。王僧辯為領軍將軍，綸遇鎮東將軍裴之高於道之高之子，畿掠其軍器，綸與左右輕舟犇武昌，澗飲，寺僧灑馨，匿綸於巖穴之下。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等聞綸尚存，馳往迎之，說七柵流民以求糧，仗綸出營，巴水流民八九千。

人附之稍收散卒屯于齊昌遣使請降于齊齊以綸為梁王岳陽王登還襄陽 冬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帥大武拜牒推湘東王繹為相國摠百揆繹不許 十二月邵陵王綸在汝南修城池集士卒將圖安陸魏安州刺史馬佑以告丞相泰泰遣楊忠將萬人救安陸

二年春正月魏楊忠圍汝南李素戰死二月乙亥城陷執邵陵攜王綸殺之投尸江岸岳陽王登取而葬之 齊遣散騎常侍曹文皎使于江陵湘東王繹使兼散騎常侍王子敏報之 三月己未齊以湘東王繹為梁相國建梁臺摠百揆承制 岳陽王登聞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寶將兵一萬進據武寧遣使至江陵詐稱赴援衆議欲答以侯

景已破令其退軍湘東王繹曰今語以退軍是趣之令進也乃使謂大寶曰岳陽累啓連和不相侵犯卿那忽據武寧今當遣天門太守胡僧祐精甲二萬鐵馬五千頓澧水待時進軍登聞之召其軍還僧祐南陽人也 秋八月侯景廢帝為晉安王下詔迎豫章王棟王戌棟即帝位 九月己亥湘東王繹以尚書令王僧辯為江州刺史江州刺史陳霸先為東揚州刺史 冬十月壬寅侯景弒太宗 王僧辯等聞太宗殂丙辰啓湘東王繹請上尊號繹弗許 十一月乙亥王僧辯復上表勸進湘東王繹不許 己丑豫章王棟禪位于侯景景封棟為淮陰王 元帝承聖元年春三月己丑王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

建業不許辛卯宣猛將軍朱買臣沈豫章主棟於水

夏四月王僧辯啓陳霸先鎮京口 五月庚午司空南

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猶不受庚辰以南平王恪爲揚

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爲司徒鎮衛將軍封長寧公陳霸

先爲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 齊主使其

散騎常侍曹文皎等來聘湘東主使散騎常侍柳暉等報

之 齊主使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行臺尚書辛術諫

曰朝廷與湘東主信使不絕陽平侯景之土取之可也今

王僧辯已遣嚴超達守秦郡於義何得復爭之且水潦方

降不如班師弗從陳霸先命別將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

齊衆七萬攻之甚急王僧辯使左衛將軍杜勛救之霸先

亦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衆北遁猶以通好不窮追也

六月立安南侯方矩爲王太子 齊政煩賦重江北之民

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兵於王僧辯僧辯以與齊通好皆

不許秋七月廣陵僑人朱盛等潛聚堂數千人謀襲殺齊

刺史温仲邕遣使求援於陳霸先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

告僧辯僧辯曰人之情僞未易可測若審克外城亟須應

援如其不爾無煩進軍使未報霸先已濟江僧辯乃命武

州刺史杜勛等助之會盛等謀泄霸先因進軍圍廣陵

九月甲戌司空南平王恪卒甲申以王僧辯爲揚州刺史

齊王使告王僧辯陳霸先曰請釋廣陵之圍必歸廣陵

歷陽兩城霸先引兵還京口江北之民從霸先濟江者萬餘口湘東王以霸先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徵霸先世子昌及兄子瑱詣江陵以昌為員外散騎常侍瑱為領直公卿藩鎮數勸進於湘東王十一月丙子世祖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巳卯立王太子方矩為皇太子更名元良皇子方智為晉安王方略為始安王方等之子莊為永嘉王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拒硤口嶺南復為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者不盈三萬而已

二年春正月王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鎮揚州

秋八月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慄御史中丞劉毅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弘正尚書右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群臣多荊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為如何衆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賁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

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
 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官貴非陛下富
 貴耳上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對上曰未去退而言曰
 此兆為鬼賊所留也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
 卒從僧祐等議 九月庚午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

先復還京口 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二萬餘人於合肥
 將襲建康納湘潭侯退又遣將軍邢景遠步大汗薩帥眾
 繼之陳霸先在建康聞之自上上詔王僧辯鎮姑孰以禦
 之 冬十月己酉王僧辯至姑孰遣婺州刺史侯瑱吳

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築壘東關以待齊師 閏
 月丁丑南豫州刺史侯瑱與郭元建戰於東關齊師大敗
 溺死者萬計湘潭侯退復歸于鄴王僧辯還建康 十
 一月丙寅上使侍中王琛使於魏大師泰陰有圖江陵之

志梁王譽聞之益重其貢獻
 三年春正月陳霸先自丹徒濟江圍齊廣陵秦州刺史嚴
 超達自齊郡進圍涇州南豫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
 皆出石梁為之聲援 三月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來

聘會齊使者亦至江陵帝接仁恕不及齊使仁恕歸以告
 大師泰帝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曰古人有言
 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荊州刺史長孫儉屢
 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復命還鎮密為之備
 馬伯符密使告帝帝弗之信 夏四月丙寅上使散騎

常侍庾信等聘於魏 癸酉以陳霸先爲司空

五月散騎郎新野庾季才言於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爲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飾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稷猶得無慮上亦曉天文知楚有災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

六月壬午齊步大汗薩將兵四萬趣涇州王僧辯使侯瑱張彪自石梁引兵助嚴超達拒之瑱彪遲留不進將軍尹令思將萬餘人謀襲盱眙齊冀州刺史段韶將兵討東方白額於宿預廣陵涇州皆來告急諸將患之韶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疆者從之霸先等外託同德內有

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携等圍宿預自引兵倍道趣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意齊兵猝至望風退走韶進擊超達破之回趣廣陵陳霸先解圍走杜僧明還丹徒侯瑱張彪還秦郡 秋九月乙巳魏遣

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入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揚上策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縣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

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癸亥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召公卿議之領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曰二國通好未有嫌隙必應不爾侍中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無此理乃復使琛使魏丙寅于謹至樊鄧梁王譽帥眾會之丁卯內外戒嚴王琛至石梵未見魏軍馳書報黃羅漢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見戲耳帝聞而疑之辛未帝使主書李膺至建康徵王僧辯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僧辯遣豫州刺史侯瑱帥程靈洗等爲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帥吳明徹等爲後軍甲戌帝夜登鳳凰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嬪御皆泣陸法和聞魏師至自郢州入漢口將赴江陵帝使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灑和還州望其城門著衰經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十一月帝大閱於津陽門外遇北風暴雨輕輦還宮癸未魏軍濟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甲申護克武寧執宗均是日帝乘馬出城行柵插木爲之周圍六十餘里以領軍將軍胡僧祐都督城東諸軍事尚書右僕射張綰爲之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諸軍事四廂領直元景亮爲之副王公已下各有所守丙戌命太子巡行城樓今居人助運木石夜魏軍至黃華去江陵四十里丁亥至柵下戊子雋州刺史裴幾幾弟新興太守機武昌太守朱買臣衡陽太守謝答仁開枇杷門出戰裴機殺魏儀同三

司胡文伐畿之高之子也。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爲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丁酉，柵內火焚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帝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息。是夜遂止宮外宿民家。己亥，移居祗洹寺，于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絕。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於馬頭，遙爲聲援。是夜帝巡城，猶口占爲詩，群臣亦有和者。帝裂帛爲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壬寅，還宮。癸卯，出長沙寺。戊申，王褒、胡僧祐、朱買臣、謝答仁等開門出戰，皆敗。還己酉，帝移居天居寺。癸丑，移居長沙寺。朱買臣按劍進曰：「唯斬宗慄、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退入衆中。王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政請問

道先報江陵，至百里洲爲魏人所獲。梁王譽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或不然，腰領分矣。政詭曰：「唯命。」譽鎖之。至城下，使言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復能至。政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禽，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譽怒，命速殺之。」西中郎參軍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乃釋之。政之子大業大寶之弟也。時徵兵四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城中負戶蒙楯，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行賞罰，衆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內外大駭，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太子王褒、謝答

仁朱買臣退保金城令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圓質於于謹以請和魏軍之初至也衆以王僧辯子侍中顛可爲都督帝不用更奪其兵使與左右十人入守殿中及胡僧祐死乃用爲都督城中諸軍事裴畿裴機歷陽侯峻皆出降于謹以機手殺胡文伐并畿殺之峻淵猷之子也時城南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戰日暝聞城陷乃散帝入東閤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劔擊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謝答仁朱買臣諫曰城中兵衆猶彊乘閭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度江就任約帝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答仁求自扶帝以問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足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答仁又請守子成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卽授城中大都督配以公主旣而召王褒謀之以爲不可答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于謹徵太子爲質帝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襄善書給之紙筆褒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有頃黃門郎裴政犯門而出帝遂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劔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軍士度塹牽其轡至白馬寺北奪其所乘駿馬以駑馬代之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謹胡人牽帝使拜梁王晉使鐵騎擁帝入營囚于烏幔之下甚爲營所詰辱帝性殘忍且懲高祖寬縱之弊故爲政尚嚴及魏師圍城獄中死囚且數千

人有司請釋之以克戰士帝不許悉令梟殺之事未成而城陷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于謹逼帝使爲書召王僧辯帝不可使者曰王今豈得自由帝曰我既不自由僧辯亦不由我又從長孫儉求宮人王氏苟氏及幼子犀首儉並還之或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辛未帝爲魏人所殺梁王譽遣尚書傅準監刑以土囊墮之譽使以布帊纏尸歛以蒲席束以白茅葬於津陽門外并殺愍懷太子元良始安王才略桂陽王大威等世祖性好書常令左右讀書晝夜不絕雖熟睡卷猶不釋或差誤及欺之帝輒驚寤作文章援筆立就常言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爲得言魏立梁王譽爲梁主資以荊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譽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譽備御內實防之以前儀同三司王悅留鎮江陵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魁表大玉徑四尺及諸灑物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爲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魏師之在江陵也梁王譽將尹德毅說譽曰魏虜貪恠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旣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爲國今魏之精銳盡萃于此若殿下爲設享會請于謹等爲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群

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答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為卿計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答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王僧辯陳霸先共奉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為太宰承制王褒王克劉毅宗懔殷不害及尚書右丞吳興沈炯至長安太師秦皆厚禮之

敬帝紹泰元年春正月壬午朔邵陵太守劉綦將兵援江陵至三百里灘部曲宋文徽殺之帥其眾還據邵陵梁王譽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廟號高宗妃蔡氏為昭德皇后尊其母龔氏為皇太后立妻王氏為皇后子巋為皇太子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至於官爵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勳級則兼用柱國等名以諮議參軍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外兵參軍太原王操為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後梁主推心任之以為謀主比之諸葛孔明操亦亞之追贈邵陵王綸太宰謚曰壯武河東王譽丞相謚曰武桓齊主使清河王岳將兵攻魏安劉以救江陵岳至義陽江陵陷因進軍臨江郢州刺史陸灋和及儀同三司宋蒞舉州降之長史江夏太

守王岷不從殺之甲午齊召岳還使儀同三司清都慕容儼戍郢州王僧辯遣江州刺史侯瑱攻郢州任約徐世譜宜豐侯循皆引兵會之辛丑齊立貞陽侯淵明為梁主使其上黨王渙將兵送之徐陵湛海珍等皆聽從淵明歸

貞陽侯陷魏

事見侯景之亂

二月癸丑晉安王至自

尋陽入居朝堂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辯為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齊主先使殿中尚書邢子才馳傳詣建康與王僧辯書以為嗣主冲藐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王納於彼國卿宜部分舟艦迎接今主并心一力善建良圖乙卯貞陽侯

淵明亦與僧辯書求迎僧辯復書曰嗣主體自宸極受於文祖明公儻能入朝同獎王室伊呂之任僉曰仰歸意在主盟不敢聞命甲子齊以陸灋和為都督荆雍等十州諸軍事大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又以宋蒞為郢州刺史蒞弟遙為湘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渙克譙郡己卯淵明又與僧辯書僧辯不從故劉棻主帥趙郎殺宋文徹以邵陵歸于王琳三月貞陽侯淵明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御之丙戌齊克東關斬裴之橫俘數千人王僧辯大懼出屯姑孰謀納淵明夏五月王琳迎永嘉王莊送之建康王僧辯遣使奉啟於貞陽侯淵明定君臣之禮又遣別使奉表於齊以子顯及顯母劉氏弟子世珍為質

於淵明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因求以晉安王為皇太子淵明許之淵明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止受散卒千人庚子遣龍舟灋駕迎之淵明與齊上黨王渙盟於江北辛丑自采石濟江於是梁輿南度齊師北返僧辯疑齊擁楫中流不敢就西岸齊侍中裴英起衛送淵明與僧辯會于江寧癸卯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道逆者以哭對丙午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為皇太子王僧辯為大司馬陳霸先為侍中 六月齊慕容儼

始入郢州而侯瑱等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克乘間出擊瑱等軍大破之城內食盡煮草木根葉及靴皮帶角食之與士卒分甘共苦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貞陽侯

淵明立乃命瑒等解圍瑒還鎮豫章齊人以城在江外難守因割以還梁儼歸望齊生悲不自勝齊主呼前執其手脫帽看髮歎息久之 吳興太守杜龕王僧辯之壻也僧辯以吳興為震州用龕為刺史又以其弟侍中僧愔為豫章太守 壬子齊王以梁國稱藩詔凡梁民悉遣南還

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辯為子頽娶霸先女會僧辯有母喪未成昏僧辯居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頽兄顓屢諫不聽及僧辯納貞陽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不從霸先竊歎謂所親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讎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竝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

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所爲乎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銀爲賞賜之具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者僧辯遣記室江旰告霸先使爲之備霸先因是留旰於京口舉兵襲僧辯九月壬寅召部將侯安都周文育及安陸徐度錢塘杜稜謀之稜以爲難霸先懼其謀泄以手巾絞稜悶絕于地因閉於別室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以弟子著作郎雲朗鎮京口知留府事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霸先帥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是夜皆發召杜稜與同行知其謀者唯安都等四將外人皆以爲江旰徵兵禦齋不知怪也甲辰安都引舟艦將趣石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其得免斫頭邪霸先曰安都嗔我乃進安都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石頭城北接岡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及僧辯臥室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自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遽走遇子願與俱出閣帥左右數十人苦戰于聽事前力不敵走登南門樓拜請求哀霸先欲縱火焚之僧辯與願俱下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且曰何意全無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霸先縊殺僧辯父子旣而竟無齊兵亦非霸先之譎也前青州刺史新安程靈洗帥所領救僧辯力戰於石頭西門軍敗霸先遣使招諭久之乃降霸先深義之以爲

蘭陵太守使助防京口乙巳霸先為檄布告中外列僧辯罪狀且曰資斧所指唯王僧辯父子兄弟其餘親黨一無所問丙午貞陽侯淵明遜位出就邸百僚上晉安王表勸進冬十月己酉晉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中外文武賜位一等以貞陽侯淵明為司徒封建安公告齊云僧辯陰圖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臣於齊求為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與梁人盟于歷陽壬子加陳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楊南徐二州刺史杜龕恃王僧辯之勢素不禮於陳霸先在吳興母以蠟繩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將圖僧辯客使兄子禧還長城立柵以備龕僧辯死龕據吳興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吳郡太守王

僧智僧辯之弟也亦據城拒守陳禧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杜龕遣其將杜泰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士相視失色禧言笑自若部分益明衆心乃定泰日夜苦攻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義興屬縣卒皆霸先舊兵善用弩韋載收得數十人擊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故每發輒斃一人文育軍稍却載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杜龕遣其從弟比叟將兵拒戰比叟敗歸于義興霸先聞文育軍不利辛未自表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宿衛臺省甲戌軍至義興丙子拔其水柵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辯之甥也僧辯死嗣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于齊及

陳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精兵五千乘虛襲建康。是日入據石頭，游騎至闕下。侯安都閉門藏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闕賊者，斬。」及夕，嗣徽等收兵還石頭。安都夜爲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帥甲士三百，開東西掖門出戰，大破之。嗣徽等皆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陳霸先遣韋載、族弟翽、齊書論戰丁丑載及杜比、叟皆降。霸先厚撫之，以翽監義興郡，引載置左右，與之謀議。霸先卷甲還建康，使周文育討杜龕，救長城將軍黃他、攻王僧智於吳郡，不克。霸先使寧遠將軍裴忌助之。忌選所部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以爲大軍至，輕舟奔吳興。忌入據吳郡，因以忌爲太守。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度江，據姑孰，以應徐嗣徽。任約、陳霸先使合州刺史徐度立柵於冶城。庚寅，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柳達摩，將兵萬人於胡墅度米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齊師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之糧運，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癸未，使侯安都夜襲胡墅，燒齊船千餘艘。仁威將軍周鐵虎斷齊運輸，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仍遣韋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齊人於倉門水南立二柵，與梁兵相拒。壬辰，齊大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甲辰

徐嗣徽等攻冶城柵陳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嗣徽等大敗留柳達摩等守城自往采石迎齊援 十二月癸丑侯安都襲秦郡破徐嗣徽柵俘數百人收其家得其琵琶及鷹遣使送之曰昨至弟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大懼丙辰陳霸先對冶城立航悉度衆軍攻其水南二柵柳達摩等度淮置陳霸先督兵疾戰縱火燒柵齊兵大敗爭舟相擠溺死者以千數呼聲震天地盡收其舡艦是日嗣徽與任約引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霸先遣兵詣江寧據要險嗣徽等水步不敢進頓江寧浦口霸先遣侯安都將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舡脫走盡收其軍資器械已未霸先四面攻石頭城中無水升水直絹一匹庾申達摩遣使請和於霸先且求質子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朝臣皆欲與齊和請以霸先從子曇郎爲質霸先曰今在位諸賢欲息肩於齊若違衆議謂孤愛曇郎不恤國家今決遣曇郎棄之寇庭齊人無信謂我微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爲孤力鬪也乃以曇郎及宋嘉王莊丹陽尹王冲之子珉爲質與齊人盟於城外將士恣其南北辛酉霸先陳兵石頭南門送齊人歸北徐嗣徽任約皆犇齊收齊馬仗舡米不可勝計齊主誅柳達摩壬戌齊和州長史烏丸遠自南州犇還歷陽江寧令陳嗣黃門侍郎曹朗據姑孰反霸先命侯安都等討平之霸先恐陳曇朗亡竄自帥步騎至京口迎之

太平元年春正月癸未陳霸先使從事中郎江旣訖徐嗣徽使南歸嗣徽執旣送齊陳蒨周文育合軍攻杜龕於吳興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蒨等通龕與蒨等戰敗泰因說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雙鬢際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蒨等大破之旣而杜泰降於蒨龕尚醉未覺蒨遣人負出於項王寺前斬之王僧智與其弟豫章太守僧悊俱奔齊東揚州刺史張彪素爲王僧辯所厚不附霸先二月庚戌陳蒨周文育輕兵襲會稽彪兵敗走入若邪山中蒨遣其將吳興章昭遠追斬之東陽太守留異饋蒨糧食霸先以異爲縉州刺史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亦擁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霸先霸先以周文育爲南豫州刺史使將兵擊湓城庚申又遣侯安都周鐵虎將舟師立柵於梁山以備江州癸亥徐嗣徽任約襲采石執戍主明州刺史張懷鈞送於齊三月戊戌齊遣儀同三司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入寇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帳內盟主黃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霸先遣定州刺史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周文育攻湓城未克召之還夏四月丁巳霸先如梁山巡撫諸軍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俘獲萬計五月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師陳霸先具舟送之癸未淵明疽發背卒甲申齊兵發蕪湖庚寅入丹楊縣丙申至

秣陵故治陳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頓馬牧杜稜頓
大航南以禦之 辛丑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夜至方
山徐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于七磯以斷周文育歸路文
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
砮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乘單舴舨與戰跳入艦中斬砮仍
牽其艦而還嗣徽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楊步上陳霸
先追侯安都徐度皆還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兒塘游騎
至臺建康震駭帝總禁兵出頓長樂寺內外纂嚴霸先拒
嗣徽等於白城適與周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
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灑抽架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
亦尋轉殺傷數百人侯安都與嗣徽等戰於耕壇南安都
帥十二騎突其陳破之生擒齊儀同三司乞伏無勞霸先
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
艦百餘艘粟萬斛六月甲辰齊共潛至鍾山侯安都與齊
將王敬寶戰于龍尾軍主張纂戰死丁未齊師至幕府山
霸先遣別將錢明將水軍出江乘邊擊齊人糧運盡獲其
船米齊軍之食殺馬驢食之庚戌齊軍踰鍾山霸先與衆
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壬子齊軍至玄
武湖西北將據北郊壇衆軍自覆舟東移頓壇北與齊人
相對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指
皆爛懸鬲以爨而臺中及潮溝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時
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甲寅少霽

霸先將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陳蒨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人人以荷葉裹飯媿以鴨肉數臠乙卯未明奪食比曉霸先帥麾下出莫府山侯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鄉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聚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于臨沂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於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彌岸唯任約王僧惜得免丁巳衆軍出南州燒齊舟艦戊午大赦己未解嚴軍士以賞得買酒一人裁得一醉庚申斬齊將蕭軌等齊人聞之亦殺陳曇郎霸先啟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 秋七月丙子以陳霸先爲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餘如故 九月以陳霸先爲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義興公

陳高祖永定元年夏五月王琳將攻陳霸先霸先以侯安都周文育帥舟師會武昌以擊之事見王琳齊 秋八月甲午進丞相霸先位太傅加黃鉞殊禮替拜不名九月辛丑進丞相爲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備九錫陳國置百司

冬十月戊辰進陳公爵為王辛未梁敬帝禪位于陳 陳
 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宣猛將軍沈恪勒兵入宮衛送
 梁王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今日
 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
 主王僧志代之乙亥王即皇帝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
 奉梁敬帝為江陰王梁太后為太妃皇后為妃

二年春正月王琳求援于齊且請納梁末嘉王莊以主梁
 祀 三月齊發兵援送末嘉王莊於江南冊拜王琳為
 梁王相琳奉莊即皇帝位 乙丑上使人害梁敬帝立梁
 武林侯諮之子季卿為江陰王

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兵敗奔齊御史中丞劉仲威奉末嘉
 王莊奔齊 六月詔葬梁元帝於江寧車旗禮章悉用
 梁典

三年閏二月後梁主以封疆褊隘邑居殘毀干戈日用鬱
 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葬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中宗太
 子巋即皇帝位改元太保

宣帝太建二年冬十月末嘉王莊卒於鄴
 十年梁主遣其弟太宰巖入賀于隋

長城公至德元年夏五月乙巳梁太子琮入朝于隋
 二年梁主殂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太子琮嗣位
 禎明元年秋八月隋徵梁王入朝梁王帥其羣臣二百餘
 人發江陵庚申至長安九月隋主廢梁國遣尚書左僕射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四
高頴安集遺民梁中宗世宗各給守家十戶拜梁主琮柱
國賜爵莒公

西魏取蜀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侯景之亂太尉益州刺史武陵王
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三萬受湘東主節度圓照
軍至巴水繹授以信州刺史令屯白帝未許東下冬
十一月武陵王紀帥諸軍發城都湘東王繹遣使以書止
之曰蜀人勇悍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
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

二年江安侯圓正爲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
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爲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
王恪與之飲醉因囚之內省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
之釁自此起矣冬十一月益州長史劉孝勝等勸武

陵王紀稱帝紀雖未許而大造乘輿車服

元帝承聖元年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紀頗有武畧在
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
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
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
文士豈能匡濟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爲已瑞夏四
月乙巳卽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圓正爲
西陽王圓滿爲竟陵王圓普爲譙王圓肅爲宜都王以巴
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撫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

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忸固諫不從僧畧僧辯之弟忸勉之從子也初臺城之圍忸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內銜之會蜀人費合告忸反忸有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紀卽以爲反徵謂忸曰以卿舊情當使請子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紀乃盡誅之梟首於市亦殺王僧畧永豐侯撫歎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今先殺之不亡何待紀徵宜封侯諮議參軍劉璠爲中書侍郎使者八反乃至紀令劉孝勝深布腹心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謂璠曰殿下忍而畜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孰若共搆大厦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邪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夷險易其心乎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夫紀知必不爲已用乃厚禮遺之

秋八月武陵王紀舉兵由外水東下以求豐侯撫爲益州刺史守成都使其子宜都王圓肅副之

二年春二月上聞武陵王紀東下使方士畫版爲紀像親釘支體以厭之又執侯景之俘以報紀初紀之舉兵皆太子圓照之謀也圓照時鎮巴東執留使者啟紀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已聞荆鎮爲景所破紀信之趣兵東下上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太師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代人尉遲迴泰之甥也獨以爲可克泰問以方畧迴曰蜀與中國隔絕自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迴

督開府儀同三司原珍等六軍甲士萬二千騎萬匹自散
關伐蜀 夏五月武陵王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前梁
州刺史巴西譙淹還軍救蜀初楊乾運求為梁州刺史紀
以為潼州楊灋琛求黎州刺史以為沙州二人皆不悅乾
運兄子略說乾運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
而兄弟尋戈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雕世衰難佐不如
送款關中可以功名兩全乾運然之令畧將二千人鎮劍
閣又遣其壻樂廣鎮安州與灋琛皆潛通於魏魏太師秦
密賜乾運鐵券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
尉遲迴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呂陵始為前軍至劍閣畧退
就樂廣翻城應始始入據安州甲戌迴至涪水乾運以州
降迴分軍守之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
竭永豐侯撫嬰城自守迴圍之譙淹遣江州刺史景欣幽
州刺史趙拔扈援成都迴使原珍等擊走之武陵王紀至
巴東知侯景已平乃自悔召太子圓照責之對曰侯景雖
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既稱尊號不可復為人下欲遂東進
將卒日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以為宜還救根本更
思後圖諸將皆以為然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
宣言於衆曰敢諫者死己丑紀至西陵軍勢甚盛舳艫翳
川護軍陸灋和築二城於硤石兩岸運石填江鐵鎖斷之
帝赦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司馬使助灋和拒紀謂之曰
汝罪不容誅我不殺汝本為今日因撤禁兵以配之仍許

妻以廬陵王續之女使宣猛將軍劉棻與之俱 夏六月壬辰武陵王紀築連城攻絕鐵鎖陸灋和告急相繼上以謝朓仁爲步兵校尉配兵使助灋和 武陵王紀遣將軍侯叡將衆七千築壘與陸灋和相拒上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報書如家人禮上復與紀書曰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未罷懽愉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爲乃遣其度支尚書樂奉業詣江陵求和請依前旨還蜀奉業知紀必敗啟上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不許其和紀以黃金一斤爲餅餅百爲篋至有百篋銀五倍於金錦罽繒綵稱是每戰懸示將士不以爲賞寧州刺史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智祖哭而死有請事者紀辭疾不見由是將卒解體秋七月辛未巴東民符昇等斬峽口城主公孫晃降於王琳謝朓仁任約進攻侯叡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大擊將軍南陽樊猛追擊之紀衆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上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引兵至紀所紀在舟中繞牀而走以金囊擲猛曰以此雀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灋和收太子圓

照兄弟三人送江陵上絕紀屬籍賜姓饕餮食民下劉孝勝
 獄已而釋之三使謂江安侯圓正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
 存亡意欲使其自裁圓正聞之號哭稱世子不絕聲上頻
 使覘之知不能死移送廷尉獄見圓照曰兄何乃亂人骨
 肉使痛酷如此圓照唯云計誤上並命絕食於獄至齧臂
 啖之十二而死遠近聞而悲之

魏尉遲迴圍成都

五旬求豐侯馮屢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迴曰降
 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八月
 戊戌馮與宜都王圓肅帥文武詣軍門降迴以禮接之與
 盟於益州城北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
 士軍無私焉魏以馮及圓肅並為開府儀同三司以迴為
 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三年魏加益州刺史尉遲迴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自劔閣
 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迴明賞罰布威恩緩輯新民經
 畧未附華夷懷之

蕭勃據嶺南

梁武帝太清三年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景
 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許奉以為主景仲由是附景陰
 圖霸先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南海馳檄
 以討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朝廷遣曲陽侯蕭勃為刺
 史軍已頓朝亭景仲所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秋七月甲
 寅景仲縊於閣下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前高州

刺史蘭裕欽之弟也。與其諸弟翦誘始興等十郡，攻監衡州事歐陽頌，勃使霸先救之。悉擒裕等，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冬十二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憇等各帥眾千餘人歸之。霸先遣主帥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彊，猶不能克。君以區區之眾，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干戈，以君踈外，詎可暗投。未若且留始興，遙張聲勢，保太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往聞侯景度江，即欲赴援。適值元蘭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沒，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遣僕一軍，猶賢乎已，乃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時南康土豪蔡路養起兵據郡，勃乃以腹心譚世遠為曲江令，與路養相結，同遏霸先。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陳霸先發始興，至大庾嶺，蔡路養將二萬人軍於南野，以拒之。路養妻姪蘭陵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敵當者。杜僧明馬被傷，陳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馬。僧明上馬復戰，眾軍因而乘之。路養大敗，脫身走。

元帝承聖三年廣州刺史曲江侯勃自以非上所授，內不自安，上亦疑之。勃啟求入朝，五月乙巳，上以王琳為廣州刺史，勃為晉州刺史。秋九月，曲江侯勃遷居始興。

陳高祖永定元年初梁世祖以始興郡爲東衡州以歐陽
頤爲刺史久之徙頤爲郢州刺史蕭勃留頤不遣世祖以
王琳代勃爲廣州刺史勃遣其將孫盪監廣州盡帥所部
屯始興以避之頤別據一城不往謁閉門自守勃怒遣兵
襲之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使復其所與之結盟江陵
陷頤遂事勃二月庚午勃起兵於廣州遣頤及其將傅泰
蕭孜爲前軍孜勃之從子也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
之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帥諸軍討之歐陽頤等出南康頤
屯豫章之苦竹灘傅泰據蹠口城余孝頃遣其弟孝勤守
郡城自出豫章據石頭巴山太守熊曇郎誘頤共襲高州
刺史黃灋麤又語灋麤約共破頤且曰事捷與我馬仗遂
出軍與頤俱進至灋麤城下曇郎陽敗走灋麤乘之頤失
援而走曇郎取其馬仗歸于巴山周文育軍少舡余孝頃
有舡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襲之盡取以歸仍於豫
章立柵軍中食盡諸將欲退文育不許使人間行遺衡州
刺史周迪書約爲兄弟迪得書甚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
分遣老弱乘故舡公流俱下燒豫章柵僞若遁去者孝頃
望之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據芋韶芋韶上流
則歐陽頤蕭孜下流則傅泰余孝頃營文育據其中間築
城饗士頤等大駭頤退入泥溪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虎
等襲頤癸巳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頤乘舟而宴巡蹠口
城下使其將丁灋洪攻泰擒之攻孝頃退走 三月庚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三四
子周文育送歐陽頌傳泰于建康。丞相霸先與頌有舊，釋而厚待之。曲江侯勃在南康，聞歐陽頌等敗，軍中恟懼。甲寅，德州刺史陳曇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勃，殺之。夏四月，故曲江侯勃主帥蘭鼓襲殺譚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殺鼓，持勃首降。勃故記室李寶藏奉懷安侯任據廣州。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為兩城，各居其一。多設舡艦，夾水而陳。丞相霸先遣平南將軍侯安都助周文育擊之。戊戌，安都潛師夜燒其舡艦。文育帥水軍，安都帥步騎進攻之。蕭孜出降。孝頃逃歸新吳。文育等引兵還。丞相霸先以歐陽頌聲著南土，復以頌為衡州刺史，使討嶺南。未至，其子紇已克始興。頌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嶺南悉平。

五月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乞降。

二年，王琳之引兵東下也。衡州刺史周迪欲自據南川，乃摠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齊言入赴，上恐其為變，厚慰撫之。新吳洞主余孝頃遣沙門道林說琳曰：周迪黃灑，麤皆依附金陵，陰窺間隙。大軍若下，必為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席卷所部以從。下吏琳乃遣輕車將軍樊猛、平南將軍李孝欽、平東將軍劉廣德將兵八千赴之。使孝頃摠督三將屯於臨川，故郡徵兵糧於迪，以觀其所為。夏五月癸巳，余孝頃等以二萬軍于工塘，連八城以逼周迪。迪懼，請和，并送兵糧。樊猛等欲受盟而還。孝頃貪其利，不許。樹柵圍之。由是猛等與孝頃不協。秋七

月高州刺史黃灋麤吳興太守沈恪寧州刺史周敷合兵救周迪敷自臨川故郡斷江口分兵攻余孝頃別城樊猛等不救而沒劉廣德乘流先下故獲余孝頃等皆棄舟引兵步走迪追擊盡擒之送孝頃及李孝欽於建康歸樊猛於王琳九月余孝頃之弟孝勤及子公颺猶據舊柵不下庚午詔開府儀同三司周文育都督衆軍出豫章討之

三年夏五月周文育周迪黃灋麤共討余公颺豫章內史熊曇朗引兵會之衆且萬人文育軍於金口公颺詐降謀執文育文育覺之囚送建康文育進屯三陂王琳遣其將曹慶帥二千人救余孝勤慶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帥其衆攻周迪及安南將軍吳明徹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殺文育以應衆愛監軍孫白象聞其謀勸文育先之文育不從時周迪棄舡走不知所往在乙酉文育得迪書自齎以示曇朗曇朗殺之於座而併其衆因據新淦城曇朗將兵萬人襲周敷敷擊破之曇朗單騎奔巴山六月周文育之討余孝勤也帝令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繼之文育死安都還遇王琳將周炅周協南歸與戰擒之孝勤弟孝猷帥所部四千家詣安都降安都進軍至左里擊曹慶常衆愛破之衆愛奔廬山庚寅廬山民斬之傳首

文帝天嘉元年王琳之東下也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四
三十一
迪高州刺史黃灑、岷帥舟師將赴之。熊曇朗據城列艦塞其中路。迪等與周敷共圍之。琳敗。曇朗部眾離心。迪攻拔其城，虜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林中，村民斬之，傳首建康，盡滅其族。

王琳犇齊 陳伐齊

梁元帝承聖元年冬十月戊申，湘東王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中，殺其副將殷宴。琳本會稽兵家，其姊妹皆入王宮。故琳少在王左右，琳好勇，王以爲將帥。琳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群盜從王僧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在建康，恃寵縱暴，僧辯不能禁。僧辯以宮殿之燒，恐得罪，欲以琳塞責，乃密啟王請誅琳。王以琳爲湘州，琳自疑及禍，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湘州。身詣江陵，陳謝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別。至江陵，王下琳吏辛酉，以王子方畧爲湘州刺史。又以廷尉黃羅漢爲長史，使與太舟卿張載至巴陵。先據琳軍，載有寵於王，而御下峻刻，荆州人疾之。如雙、羅漢等至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肯受命。執羅漢及載，王遣宦者陳旻往諭之。納對旻，剗載腹，抽腸以繫馬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齧割出其心，向之抃舞，焚其餘骨。以黃羅漢清謹而勉之。納與諸將引兵襲湘州，時城中無主，納遂據之。十一月，湘東王卽皇帝位於江陵。陸納襲擊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淶口，破之。道貴犇零陵，其衆悉降於納。上

聞之遣使徵司徒王僧辯右衛將軍杜弼平北將軍裴之橫與宜豐侯循共討納循軍巴陵以待之

二年春三月陸納遣其將吳藏潘烏黑李賢明等下據車輪王僧辯至巴陵宜豐侯循讓都督於僧辯僧辯弗受上乃以僧辯循爲東西都督夏四月丙申僧辯軍于車輪

陸納夾岸爲城以拒王僧辯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爲怯不設備五月甲子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宜豐侯循身受矢石拔其二城納衆大敗步走保長沙

六月上遣使送王琳令說諭陸納乙未琳至長沙僧辯使送示之納衆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郎乞聽入城僧辯不許復送江陵陸灑和求救不已上欲召長沙

兵恐失陸納乃復遣琳許其入城琳旣入納遂降湘州平上復琳官爵秋八月以湘州刺史王琳爲衡州刺史

三年夏五月乙巳以王琳爲廣州刺史上以琳部衆彊盛又得衆心故欲遠之琳與主書廣漢李膺厚善私謂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啟冬十一月魏師圍江陵

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爲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王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政間道先報江陵爲魏人所獲臺城

陷帝為魏人所殺事見梁氏亂亡

敬帝紹泰元年春正月梁王譽即皇帝位於江陵以莫勇

為武州刺史魏末壽為巴州刺史 湘州刺史王琳將兵

自小桂北下至蒸城聞江陵已陷為世祖發哀三軍縞素

遣別將侯平帥舟師攻後梁林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為進

取之計長沙王詔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為盟主 二月

侯平攻後梁巴武二州故劉綦王帥趙朗殺宋文徹以邵

陵歸于王琳 夏五月庚辰侯平等擒莫勇魏末壽江

陵之陷也宋嘉王莊生七年矣尼瀆慕匿之王琳迎莊送

之建康 秋八月辛巳王琳自蒸城還長沙 冬十

月以王琳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二月以陳

霸先從子曇朗及末嘉王莊為質於齊事見梁氏亂亡

太平元年春二月後梁主擊侯平於公安平與長沙王韶

引兵還長沙王琳遣平鎮巴州 夏五月侯平頻破後

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接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平殺巴

州助防呂旬收其眾犇江州侯瑱與之結為兄弟琳軍勢

益衰乙丑遣使奉表詣齊拜獻馴象江陵之陷也琳妻蔡

氏世子毅皆沒于魏琳又獻款于魏以求妻子亦稱臣于

梁 秋七月魏太師泰遣安州長史鉗耳康買使于王

琳琳遣長史席豁報之且請歸世祖及愍懷太子之柩泰

許之 八月魏以王琳為大將軍長沙郡公 九月

甲子王琳以舟師襲江夏冬十月壬申豐城侯泰以州降

之 十一月辛丑豐城侯泰犇齊齊以爲末州刺史詔徵王琳爲司空琳辭不至留其將潘純陀監郢州身還長沙魏人歸其妻子

陳高祖末定元年春正月詔以王琳爲司空驃騎大將軍三月甲辰以司空王琳爲湘郢二州刺史 夏五

月王琳旣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陳霸先六月戊寅霸先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安都爲西道都督周文育爲南道都督將舟師二萬會武昌以擊之 秋八月丁卯周人歸

梁世祖柩及諸將家屬千餘人於王琳 冬十月梁敬帝禪位於陳 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上受禪歎曰吾今茲必敗戰無名

矣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陀於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進軍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弁口安都乃釋郢州悉衆詣屯口留沈泰一軍守漢曲安都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安都等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大敗安都文育及裨將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皆爲琳所擒沈泰引軍犇歸琳引見諸將與語周鐵虎辭氣不屈琳殺鐵虎而囚安都等總以一長鎖繫之置琳所坐榻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又遣其將樊猛襲據江州 二年春正月王琳引兵下至湓城屯於白水浦帶甲十萬琳以北江州刺史魯悉達爲鎮北將軍上亦以悉達爲征

西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皆不就上遣安西將軍沈泰襲之不克琳欲引軍東下而悉達制其中流琳遣使說誘終不從己亥琳遣記室宗毓求援於齊且請納梁末嘉王莊以主梁祀 三月齊發兵援送梁

末嘉王莊於江南冊拜王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琳遣兄子叔寶帥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琳奉莊即皇帝位改元天啟追諡建安公淵明日閔皇帝莊以琳為侍中大將軍中書監餘依齊朝之命 夏六月己巳詔司空侯瑱領軍將軍徐度帥舟師為前軍以討王琳

秋七月戊戌上幸石頭送侯瑱等 甲辰上遣吏部尚書謝哲往諭王琳哲肫之孫也 八月謝哲返命王琳請還湘州詔追衆軍還癸未衆軍至自大雷 冬十

二月後梁主遣其大將軍王操將兵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

三年春正月王琳召桂州刺史淳于量量雖與琳合而潛通於陳二月辛酉以量為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梁末

嘉王莊至郢州遣使入貢于齊王琳遣其將雷文策襲後梁監利太守蔡大有殺之 夏六月丁酉上不豫丙午

殂 冬十月王琳聞高祖殂乃以少府卿吳郡孫瑒為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末嘉王莊出屯濡湏口齊揚州道行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為之聲援十一月乙卯琳寇大雷詔侯瑒侯安都及儀同徐度將兵禦之安州刺史吳明徹

夜襲湓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擊明徹大破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因引兵東下

文帝天嘉元年春二月王琳至湘口侯瑱督諸軍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灤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軍勢甚盛瑱進軍虎檻洲琳亦出舡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没于沙中浪大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舡瑱等亦引軍退入蕪湖周人聞琳東下遣都督荆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鄧州孫瑒嬰城自守琳聞之恐其衆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齊儀同二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行臺慕容恃德之子子會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岸爲之聲勢丙申瑒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瑒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瑒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瑒發柏以擊琳艦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并鎔鐵灑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爲陳軍所殺殆盡齊步騎在西岸者自相蹂踐並陷于蘆荻泥淖中騎皆棄馬脫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劉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盡收梁齊軍資器械琳乘舡艫冒陳走至湓城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犍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四
侍衛永嘉王莊及敗左右皆散必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來降仲威奉莊奔齊泌昂之子也樊猛及其兄毅帥部曲來降周軍復至郢州孫錫士卒皆死戰周人不能克既而聞王琳敗陳兵將至乃解圍去瑒遣使舉中流之地來降

二年春正月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儉楚更圖進取合州刺史裴景徽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為鄉導齊主使琳與行臺左丞盧潛將兵赴之琳沈吟不決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齊齊主以琳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鎮壽陽

三年春閏二月齊揚州刺史行臺王琳數欲南侵尚書盧潛以為時事未可上遣移書壽陽欲與齊和親潛以其書奏齊朝仍上啟且請息兵齊主許之遣散騎常侍崔瞻來聘且歸南康愍王曇朗之喪琳由是與潛有隙更相表列齊主徵琳赴鄴以潛為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瞻懷之子也秋七月上遣使聘齊冬十一月丁丑齊遣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來聘

四年夏六月乙卯齊主使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來聘

五年夏四月辛卯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來聘

冬十一月戊戌齊主使兼散騎常侍劉逖

六年夏六月己巳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來聘

天康元年夏六月齊遣兼散騎常侍韋道儒來聘

臨海王光大元年夏四月癸丑齊遣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來聘

二年春正月癸亥齊主使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來聘

宣帝太建二年春正月戊申齊使兼散騎常侍裴讞之來聘
冬十月齊以梁永嘉王莊為開府儀同三司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邑卒於鄴

三年春正月丁巳齊使兼散騎常侍劉環雋來聘 夏

四月齊遣使來聘

五年春三月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帖衆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書左僕射徐陵獨

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河東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壬午分命衆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衆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澤麤出歷陽 夏四月齊人於秦郡置秦州前江浦通涂水齊人以大木為柵於水中辛亥吳明徹遣豫章內史程文季將驍勇拔其柵克之文季靈洗之子也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庚申黃澤麤擊破之又遣

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祕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弟往爲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爲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也文宗子師爲左外兵郎中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雲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雲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彊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旣廢矣齊能又乎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爲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辛酉戰于呂梁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銑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

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略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人即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復以盧潛為揚州道行臺尚書甲子南譙太守徐粲克石梁城五月己巳瓦梁城降癸酉陽平郡降甲戌徐粲克廬江城歷陽窘蹙乞降黃灋甄緩之則又拒守灋甄怒帥卒急攻丙子克之盡殺戍卒進軍合肥合肥望旗請降灋甄禁侵掠撫勞戍卒與之盟而縱之己卯齊北高唐郡降辛巳詔南豫州刺史黃灋甄徙鎮歷陽乙酉南齊昌太守黃誅克齊昌外城丙戌廬陵內史任忠軍于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蘄城戊子又克譙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六月庚子郢州刺史李綜克澗口城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庚戌淮陽沐陽郡並棄城走癸丑程文季攻齊涇州拔之乙卯宣毅司馬湛陀克新蔡城癸亥黃灋甄克合州吳明徹進攻仁州甲子克之秋七月戊辰齊遣尚書左丞陸騫將兵二萬救齊昌出自巴蘄遇西陽太守汝南周炆炆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己巳征北大將軍吳明徹軍至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棄城走周炆克巴州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並殺其戍主以城降齊巴陵王王琳與揚州刺史王貴顯保壽陽外郭吳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潰齊兵退

據相國城及金城八月乙未山陽城降壬寅盱眙城降壬子戎昭將軍徐敬辯克海安城青州東海城降戊午平固侯敬泰等克晉州九月甲子陽平城降壬申高陽太守沈善慶克馬頭城甲戌齊安城降丙子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冬十月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琅邪皮景和等救壽陽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屯於淮口敕使屢促之然始度淮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甲胃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扶風王可朱渾孝裕尚書左丞李駒駮送建康景和北遁盡收其駝馬輜重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彊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鄴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歔歔不能仰視爭爲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爲變遣使追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齊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陷握槊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齊主聞之頗以爲憂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爲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帝卽

大喜酣飲鼓舞仍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戊丁未齊遣兵萬人至潁口樊毅擊走之辛亥遣兵援蒼陵又破之齊主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除尚書令丙辰詔以壽陽復爲豫州以黃城爲司州以明徹爲都督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命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上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以黃灑麩爲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戊午湛陀克齊昌城十一月甲戌淮陰城降庚辰威虜將軍劉桃枝克朐山城辛巳樊毅克濟陰城己丑魯廣達攻濟南徐州克之以廣達爲北徐州刺史鎮其地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班命不開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城中寂然反者不測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備班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旣而復結陳向城班令錄事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反者先聞其旨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班且戰且守十餘日反者竟散走詔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梁驃騎倉曹參軍朱瑒致書徐陵求其首曰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志終邁萇弘之眚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塋不

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陵
爲之啟上十二月壬辰朔詔琳首皆還其親屬瑒瘞琳於
八公山側義故會死者數千人瑒間道犇齊別議迎葬尋
有壽陽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於鄴齊贈琳開府儀
同三司錄尚書事謚曰忠武王給輜輶車以葬之

齊顯祖狂暴

常山王
篡之附

梁敬帝紹泰元年初齊平秦王歸彥幼孤高祖令清河
昭武王岳養之岳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及顯祖卽位歸
彥爲領軍大將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賴之岳屢
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起第於城南廳事後
開巷歸彥譖之於帝曰清河僭擬宮禁制爲末巷但無闕

耳帝由是惡之帝納倡婦薛氏於後宮岳先嘗因其姊迎
之至第帝夜遊於薛氏家其姊爲父乞司徒帝大怒縣其
姊鋸殺之讓岳以姦岳不服帝益怒十一月乙亥使歸彥
鴆岳岳自訴無罪歸彥曰飲之則家全飲之而卒葬贈如
禮薛嬪有寵於帝久之帝忽思其與岳通無故斬首藏之
於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探出其首投於柈上支解
其尸弄其髀爲琵琶一座大驚帝方收取對之流涕曰佳
人難再得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

太平元年齊發丁匠三十餘萬修廣三臺宮殿齊顯祖之
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
澆馭下或有違犯不容動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

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陳，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佚，肆行狂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或乘牛驢橐駝，白象不施鞍勒，或令崔季舒、劉桃伎負之而行。擔胡鼓，拍之，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游行市里，街坐巷宿，或盛夏日中，暴身，或隆冬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春疾走，殊無怖畏。時復雅舞，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嘗於道上問婦人曰：「天子何如？」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帝殺之。婁太后以帝酒狂，舉杖擊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兒！」帝曰：「卽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大怒，遂不言。

笑。帝欲太后笑，自匍匐以身舉牀，墜太后於地，頗有所傷。旣醒，大慙恨，使積柴熾火，欲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挽，彊爲之笑，曰：「曷汝醉耳！」帝乃設地席，命平秦王歸彥執杖，口自責數，脫背就罰。謂歸彥曰：「杖不出血，當斬汝。」太后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乃笞脚五十。然後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是戒酒。旬又復如初。帝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氏，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擊一百有餘。雖以楊愔爲宰相，使進廁籌，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嘗欲以小刀斃其腹，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去之。」又置愔於棺中，載以輜車。又嘗持槊走馬，以擬左丞相斛律金之胷者，三金立不動，乃賜帛于段高氏。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四
五十一
婦女不問親疎多與之亂或以賜左右又多方苦辱之彭
城王淑太妃爾朱氏魏敬宗之后也帝欲蒸之不從手刃
殺之故魏樂安王元昂李后之姊壻也其妻有色帝數幸
之欲納爲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之百餘下凝血垂將
一石竟至於死后帝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以爲言帝
乃止又嘗於衆中召都督韓哲無罪斬之作大鑊長鋸劉
碓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所殺者多令
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水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
伏內謂之供御囚帝欲殺人輒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
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
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帝曰小人我
且不殺爾焉得名帝與左右飲曰樂哉都督王紘曰有大
樂亦有大苦帝曰何謂也對曰長夜之飲不寤國亡身隕
所謂大苦帝縛紘欲斬之思其有救世宗之功乃捨之帝
遊宴東山以關隴未平投盃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爲詔書
宣示遠近將事西行魏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然實未行
一日泣謂群臣曰黑獺不受我命奈何都督劉桃枝曰臣
得三千騎請就長安擒之以來帝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
進曰東西兩國疆弱力均彼可擒之以來此亦可擒之以
往桃枝妄言應誅陛下奈何濫賞帝曰道德言是回絹賜
之帝乘馬欲下峻岸入于漳道德攬轡回之帝怒將斬之
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啟先帝論此兒酣醜顛狂不

可教訓帝默然而止它日帝謂道德曰我飲酒過湏痛杖我道德扶之帝走道德逐之曰何物人為舉止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內外懔懔各懷怨毒而素能默識彊記加以嚴斷群下戰慄不敢為非又能委政揚愔愔搃攝機衡百度修敕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秋八月庚申齊主將西巡百官辭於紫陌帝使稍騎圍之曰我舉鞭即殺之日晏帝醉不能起

黃門郎是連子暢曰陛下如此羣臣不勝恐怖帝曰大怖邪若然勿殺遂如晉陽

冬十二月齊由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

陳高祖永定元年秋七月河南北大蝗齊主問魏郡丞崔叔瓚曰何故致蝗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為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其頭曳足以出叔瓚季舒之兄也

初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故高祖每出不欲見沙門顯祖在晉陽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於漆帝以上黨王渙於兄弟第七使庫直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而逃浮河南度至濟州為人所執送鄴帝之為太原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四
公也與永安王浚偕見世宗帝有時洩出浚責帝左右曰
何不爲二兄拭鼻帝心銜之及卽位浚爲青州刺史聰明
矜恕吏民悅之浚以帝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敗德
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
不知用吾言不或密以白帝帝益銜之浚入朝從幸東山
帝裸裎爲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帝不悅浚又於屏
處召楊愔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
之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
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帝遣馳驛收浚老幼泣
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置於北城地
牢飲食澁穢共在一所

二年冬十一月齊三臺成更命銅爵曰金鳳金虎曰聖應
冰井曰崇光甲午齊主至鄴大赦齊主遊三臺戲以槊刺
都督尉子輝應手而斃常山王演以帝沈湎憂憤形於顏
色帝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演唯啼泣拜伏
竟無所言帝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似嫌我如是自今敢
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盡壞棄未幾沈湎益甚或於諸
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又密
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爲不可演不從因間極言遂逢
大怒演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姦慝
卽考竟帝乃立演於前以刀鐶擬脅召被演罰者臨以白
刃求演之短咸無所陳乃釋之晞昕之弟也帝疑演假辭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四 五十四
於晞以諫欲殺之王私謂晞曰王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
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
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配甲坊居三年演又因
諫爭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帝不知所爲曰儻
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數往問演疾謂曰努力彊食當
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詣演演抱晞曰吾氣息惛然恐不
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
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
縱不自惜獨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彊坐而飯晞由是得
免徒還爲王友及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
晞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不可宜一切
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卿宜耳
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撰諫草吾
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誦演曰今朝廷所恃
者唯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
覺刀箭豈復議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
皇太后何演欷歔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
夜久思今遂息意卽命火對晞焚之後復承間苦諫帝使
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如是誰教汝演曰天
下噤口非臣誰敢有言帝趣杖亂捶之數十會醉卧得解
帝褻黷之遊遍於宗戚所往留連唯至常山第多無適而
去尚書左僕射崔暹屢諫演謂暹曰今太后不敢致言吾

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關覽時政。甚有美名。帝常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帝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帝大怒。親以馬鞭捶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帝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二。若其實也。當決行之。此言非所以爲戲。恐徒使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帝。帝乃止。帝既殘忍。有司計囚莫不嚴酷。或燒犁耳。使立其上。或燒車釭。使以臂貫之。既不勝苦。皆至誣服。唯三公郎中武彊蘇瓊。歷職中外。所至皆以寬平爲治。時趙州及清河屢有人告謀反者。前後皆付瓊。惟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寃枉耳。不縱反逆也。昂大慙。帝怒。臨漳令嵇暉舍人李文師以賜臣下爲奴。中書侍郎彭城鄭頤私誘祠部尚書王昕曰。自古無朝士爲奴者。昕曰。其子爲之奴。頤以白帝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帝銜之。頃之。帝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見方搖膝吟詠。遂斬於殿前。投尸漳水。齊主北築長城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費用焉。十二月。齊主如北城。因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視末安簡平王浚上黨剛肅王渙於地牢帝臨宀謳歌令
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顫帝愴然爲之下泣將
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宀帝默然
浚等聞之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帝亦以浚與渙
皆有雄略恐爲後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
刺槩每下浚渙輒以手扯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
燒殺之填以土石後出之皮髮皆盡尸色如炭遠近爲之
痛憤

三年春二月丙戌齊主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事
乃以聞尚書右僕射崔暹卒齊主幸其第哭之謂其妻李
氏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帝曰然則自徃省之因手斬其

妻擲首牆外

夏閏四月齊高德政與楊愔同爲相愔

常忌之常主酣飲德政數彈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
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懼稱疾欲自退帝謂楊愔曰我
大憂德政病對曰陛下若用爲冀州刺史病當自差帝從
之德政見除書卽起帝大怒召德政謂曰聞爾病我爲爾
針親以小刀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足劉桃枝
執刀不敢下帝責桃枝曰爾頭卽墮地桃枝乃斬其足之
三指帝怒不解囚德政於門下其夜以羶輿送還家明旦
德政妻出珍寶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之怒曰
我內府猶無是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遂曳出斬之
妻出拜又斬之并其子伯堅 五月齊太史奏今年當

除舊布新齊主問於特進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悉殺諸元厭之癸未誅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 秋七月齊顯祖將如晉陽乃盡誅諸元或祖父爲王或身嘗貴顯皆斬於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漳水剖魚者往往得人瓜甲鄴下爲之乂不食魚使元黃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鷗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墮仍付御史中丞畢義雲餓殺之唯開府儀同三司元蠻祠部郎中元文遙等數家獲免蠻繼之子常山王演之妃父文遙遵之五世孫也定襄令元景安虔之玄孫也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帝帝收景皓誅之賜景安姓高氏 齊顯祖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能乂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尚書令開封王楊愔領軍大將軍李秦王歸彥侍中廣漢燕子獻黃門侍郎鄭願皆受遺詔輔政冬十月甲午殂癸卯發喪群臣號哭無下淚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卽位大赦庚戌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 辛未齊顯祖之喪至鄴

文帝天嘉元年齊高陽王浞以滑稽便辟有寵於顯祖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四
在左右執杖以撻諸王。太皇太后深銜之。及顯祖殂，湜有罪。太皇太后杖之百餘。正月癸亥卒。齊主自晉陽還至鄴。二月己亥，齊以常山王演爲太師、錄尚書事，以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卽位，乃就朝列。以天子諒陰，詔演居東館，欲奏之事皆先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自是詔敕多不關預。或謂演曰：「鷲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王何宜屢出中山太守楊休之詣演，演不見，休之謂王友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十士，猶恐不足錄。王何所嫌疑？』乃爾拒絕賓客。先是顯祖之世，群臣人不自保。及濟南王立，演謂王晞曰：『一人垂拱，吾善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真守文良主。王晞曰：『先帝時，東宮委一胡人傳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親承音旨，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邪？』借令得遂，冲退白審家祚，得保靈長乎？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爲周公得邪？』演不應。顯祖當使胡人康虎兒保護太子，故晞言及之。齊主將發晉陽，時議謂常山王必當留守根本之地，執政欲使常山王從帝之鄴，留長廣王鎮晉陽。旣而又疑之，乃敕二王俱從。至鄴，外朝

聞之莫不駭愕。又敕以王晞爲并州長史。演旣行，晞出郊送之。演恐有覘察，命晞還城，執晞手曰：「努力自慎，因躍馬而去。」平秦王歸彥，總知禁衛。楊愔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怨愔，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子也。尚帝姑東平公主，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燕子獻謀處太皇太后於北宮，使歸政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己亥，爵賞多濫。楊愔欲加澄汰，乃先自表解開府及開封王諧，叨竊恩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平秦王歸彥初與楊燕同心，旣而中變，盡以疎忌之迹告二王。侍中宋欽道，弁之孫也，顯祖使在東宮，教太子以史事，欽道面奏帝，稱

速

二叔威權旣重，宜逮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以帝慈仁，恐不可所奏。乃通啟皇太后，具述安危。宮人李昌儀，卽高仲密之妻也。李太后以其同姓，甚相昵愛，以啟示之。昌儀密啟太皇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湛鎮晉陽，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二王旣拜職，乙巳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赴之，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鄭頤止之，曰：「事未可量，不宜輕脫。」愔曰：「吾等至誠體國，豈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長廣王湛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勳貴賀拔仁斛律金等數人相知，約曰：「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日執酒，二日執酒，三日何不執，爾輩卽

通鑑卷之九 卷二十四
執之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
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常山王演欲緩之湛曰不可
於是拳杖亂毆愔及天和欽道皆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
燕子獻多力頭人少勢狼狽排衆走出門斛律光逐而擒
之子獻數曰人夫爲計遲遂至於此使太子太保薛孤延
等執願於尚藥局願曰不用智者言至此豈非命也二王
與平秦王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掖愔等唐突入雲龍門見
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儀同三司成休寧
抽刃呵演演使歸彥諭之休寧厲聲不從歸彥又爲領軍
素爲軍士所服皆弛仗休寧方歎息而罷演入至昭陽殿
湛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帝與太皇太后竝出太皇太后坐
殿上皇太后及帝側立演以博叩頭進言曰臣與陛下骨
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己自王公已下皆
重足屏氣共相唇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
臣與湛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惜獻武皇帝之業共執
遵彥等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庭中及兩
廡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末樂武力絕倫素
爲顯祖所厚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帝素吃訥倉猝不知所
言太皇太后令却伏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卽今頭落乃退
末樂內刀而泣太皇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眼
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爲留使豈不佳邪乃
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反我爾何爲縱之帝

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
 斟酌，太后拜謝。太皇太后又為太后誓言，演無異志，但欲
 去逼而已。演叩頭不止。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
 天子亦不敢為叔惜。況此漢輩，但句兒命兒，自下殿去。此
 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湛以鄭願昔嘗已先
 拔其舌滅其手而之，演令平秦王歸彥引侍衛之士向
 華林園，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閣，斬娥末樂婁園。太皇太后
 臨愴，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為之一眼，親內之曰：『
 以表我意，演亦悔殺之。』於是下詔罪狀愴等，且曰：『罪止一
 身，家屬不問。』頃之復簿錄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
 幼盡死，兄弟皆除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愔總機務。鴻

臚少卿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駢麟而策蹇驢，
 悲之甚也。」戊申，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湛
 為太傅，京畿大都督，段韶為大將軍，平楊王淹為太尉，平
 秦王歸彥為司徒，彭城王浹為尚書令，齊大丞相演如
 晉陽。既至，謂王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終
 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
 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演奏趙郡王叡為左長史，
 王晞為司馬。三月甲寅，詔軍國之政皆申晉陽。稟大丞相
 規筭。秋七月，齊丞相演以王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
 意，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嘗進晞密室，謂曰：「比王侯諸貴
 每見敦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欲以法繩之。」

通鑑纂要卷之二十四
何如晞曰朝廷比者疎遠親戚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雖欲謙退糝糠神器實恐違上玄之意墜先帝之基演曰卿何敢發此言須致卿於法晞曰天時人事皆無異謀是以敢冒犯斧鉞抑亦神明所贊耳演曰拯鄭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握晞手使之勸進晞以杳言告演演曰若內外咸有此意趙彥深朝夕左右何故初無一言晞乃以事隙密問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悸弟既後端吾亦當昧死一披肝膽因共勸演演遂言於太皇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太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幾演又啟云天下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從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下令廢齊主爲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佗也肅宗卽皇帝位於晉陽大赦改元皇建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紹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事追贈名德帝謂王晞曰卿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俟少隙卽徑進也因敕與尚書楊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職務罷竝入東廊共舉錄歷代禮樂職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爲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雋久在

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朝脯給御食畢景聽還帝議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群臣進言帝皆從容受納戊子以長廣王湛為右丞相平陽王淹為太傅彭城王浹為大司馬冬十一月辛亥立世子百年為太子百年時纔五歲

二年齊主之謀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鄴散騎常侍高元海高祖之從孫也留典機密帝以領軍代人庫狄伏連為幽州刺史以斛律先之弟羨為領軍以分湛權湛留伏連不聽羨視事先是濟南閔悼王常在鄴望氣者言鄴中

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濟南王復立為已不利勸帝除之帝乃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如晉陽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友異常殿下不須異慮湛曰此豈我謹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湛即留元海於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床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口神筭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為限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眾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

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敕執斛律豐樂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為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王至晉陽九月帝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帝尋亦悔之冬

十月齊肅宗出畋有兔驚馬墜地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甲辰詔以嗣子冲眇可遣尚書右僕射趙郡主叡諭旨徵長廣王湛統茲大寶又與湛書曰

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即日殂於晉陽宮臨終言恨不見太后山陵顏之推論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乃至於此良由不學之所為也趙郡主叡先使黃門侍郎王松年馳至鄴宣肅宗遺命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而視之使者復命湛喜馳赴晉陽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宮改易禁衛癸丑世祖即皇帝位於南宮大赦改元太寧立太子百年為樂陵王

三年春正月乙亥齊主至鄴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丙戌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太子后魏交州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女也戊子齊大赦己亥以馮翊王潤為尚書左僕射閏二月丁未齊以太宰平陽王淹為青州刺史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四
太傅平秦王歸彥爲大宰冀州刺史歸彥爲肅宗所厚恃
勢驕盈陵侮貴戚世祖卽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高元海
御史中丞畢義雲黃門郎高乾和數言其短且云歸彥威
權震主必爲禍亂帝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伺歸彥還
家召魏收於帝前作詔草除歸彥冀州使乾和繕寫晝日
仍敕門司不聽歸彥輒入宮時歸彥縱酒爲樂經宿不知
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
錢帛等物甚厚又敕督將悉送至清陽宮拜辭而退莫敢
與語唯趙郡王叡與之久語時無聞者 秋七月齊平

秦王歸彥至冀州內不自安欲待齊王如晉陽乘虛入鄴
其郎中令呂思禮告之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之歸
彥於南境置私驛聞大軍將至卽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
鸞等不從皆殺之歸彥自稱大丞相有衆四萬齊主以都
官尚書封子繪冀州人祖父世爲本州刺史得人心使乘
傳至信都巡城諭以禍福吏民降者相繼城中動靜小大
皆知之歸彥登城大呼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悉在
臣手投身向鄴奉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反邪正恨高
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爲殺此三人
卽臨城自刎旣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獲之鎖送鄴之
未載以露車銜木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其
子孫十五人皆棄市命封子繪行冀州事齊主知歸彥前
譖清河王岳以歸彥家良賤百口賜岳家贈岳太師丁酉

通鑑纂要卷二十四
以段韶爲太博。婁叡爲司徒。平陽王淹爲太宰。斛律光爲司空。趙郡王叡爲尚書令。河間王孝琬爲左僕射。五年夏六月，齊主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之。帝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見帝於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之，又令曳之，逸堂行且捶，所過血皆遍地。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擊之，乃開。

安成王篡立 項

陳文帝天嘉元年，江陵之陷也。長城世子昌及中書侍郎項皆沒於長安。高祖卽位，屢請之於周。周人許而不遣。高祖殂，周人乃遣昌還。以王琳之難，居于安陸。琳敗，昌發安陸，將濟江，致書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懌，召侯安都，從容謂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爲歸老之地。」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於是群臣上表請加昌爵命。春二月庚戌，以昌爲驃騎將軍、湘州牧，封衡陽王。三月甲戌，衡陽獻王昌入境，詔主書舍人緣道迎候。丙子，濟江中流，墮之，使以溺告。侯安都以功進爵清遠公。初，高祖遣滎陽毛喜從安城王項詣江陵。梁世祖以喜爲侍郎，沒於長安，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上乃使侍中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周弘正通好於周

二年夏六月乙酉周主使御王殷不害來聘 冬十一

月周人許歸安成王瑱使司會上士京兆杜杲來聘上悅
卽遣使報之并賂以黔中地及魯山郡

三年春正月丁未周以安成王瑱爲柱國大將軍遣杜杲
送之南歸

三月丙子安成王瑱至建康詔以爲中書監中衛將軍上
謂杜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
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
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已及物上遵太祖
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工
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上甚慙曰前言戲之耳
待杲之禮有加焉瑱妃柳氏及子叔寶猶在穰城上復遣
毛喜如周請之周人皆歸之

天康元年夏四月上不豫臺閣衆事竝令尚書僕射到仲
舉五兵尚書孔奐共決之奐琇之之曾孫也疾篤奐仲舉
與司空尚書令楊州刺史安成王瑱吏部尚書袁樞中書
舍人劉師知入侍醫藥樞君正之子也太子伯宗柔弱上
憂不能守位謂瑱曰吾欲遵太伯之事瑱拜伏泣涕固辭
上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
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陛
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以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

王介弟之尊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
詔上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臣

臣光曰夫臣之事君宜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孔奐在陳處
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誠則當
如竇嬰面辨袁盎廷爭防微杜漸以絕覬覦之心以為誠
邪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
無楚靈之惡不然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
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奈何
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焉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
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
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癸酉上崩太子即位

大赦

五月庚寅以安成王瑒為驃騎大將軍司徒錄

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臨海王光大元年 初高祖為梁

州用劉師知為中書舍人師知涉學工文練習儀體歷世

祖朝雖位官不遷而委任甚重與揚州刺史安成王瑒尚

書僕射到仲舉同受遺詔輔政師知仲舉恒居禁中參決

衆事瑒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瑒地望權勢

為朝野所屬心忌之與尚書左丞王暹等謀出瑒於外衆

猶豫未敢先發東宮通事舍人殷不佞素以名節自任又

受委東宮乃馳詣相府矯敕謂瑒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

東府經理州務瑒將出中記室毛喜馳入見瑒曰陳有天

下日淺國禍繼臻中外危懼太后深惟至計令王入省共

康庶績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王三思須更聞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今出外卽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邪項遣喜與領軍將軍吳明徹壽之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邵當輔安社稷願留中勿疑項乃稱疾召劉師知留之與語使毛喜先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帝帝曰此自師知等所爲朕不知也喜出以報項項因囚師知自入見太后及帝以陳師知之罪仍自草敕請畫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中賜死以到仲舉爲金紫光祿大夫王暹毅不佞竝付治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行項雅重之故獨得不死免官而已王暹伏誅自是國政盡歸於項右衛將軍會稽韓子高鎮領軍府在建康諸將中士馬最盛與仲舉通謀事未發毛喜請簡人馬配子高并賜鐵炭使修器甲項驚曰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爲更如是邪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爲杖順若收之恐不時授首或能爲人患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伺間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項深然之仲舉旣廢歸私弟心不自安子郁尚世祖妹信都長公主除南康內史未之官子高亦自危求出爲衡廣諸鎮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會前上虞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項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平旦仲舉子高入省皆執之并郁送廷尉下詔於獄賜死餘黨一無所

問 癸丑以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為中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伯茂帝之母弟也劉師知韓子高之謀伯茂皆預之司徒項恐扇動中外故以為中衛專使之居禁中與帝遊處 夏四月湘州刺史華皎聞韓子高死內不自安繕甲聚徒撫循所部啟求廣州以卜朝廷之意司徒項偽許之而詔書未出皎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以其子玄響為質五月癸巳項以丹楊尹吳明徹為湘州刺史 司徒項遣吳明徹帥舟師三萬趣郢州丙申遣征南大將軍淳于量帥舟師五萬繼之又遣冠武將軍楊文通從安成步道出茶陵巴山太守黃法慧從宜陽出澧陵共襲蕪皎并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合謀進討六月壬寅以司空徐度為車騎將軍總督建康諸軍步

道趣湘州 華皎使者至長安梁王亦上書言狀且乞師周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興無名之師乎晉公護不從閏六月戊寅遣襄州總管衛公直督柱國陸 大將軍由弘權景宣元定等將兵助之 秋八月華皎遣使誘章昭

達昭達執送建康又誘程靈洗靈洗斬之皎以武州居其心腹遣使誘都督陸子隆不從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並隸於皎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遂為之用司徒項恐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月乙

已悉誅皎家屬。梁以皎爲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會之。周權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軍，衛人直總之。與皎俱下，淳于量軍夏口，直軍魯山。使元定以步騎數千圍郢州。皎軍于白螺，與吳明徹等相持。徐度、楊文通由領路襲湘州，盡獲其所留軍士家屬。皎自巴陵與周梁水軍順流乘風而下，軍勢甚盛。戰于沌口，量、明徹募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量等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于中流。西軍又以繼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與戴僧朔單舸走過巴陵，不敢登岸。徑奔江陵，衛公直亦奔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斫竹開徑，且戰且引，欲趣巴陵。巴陵已爲徐度等所據。度等遣使僞與結盟，許縱之還國。定信之，解仗就度。度執之，盡俘其衆，并擒梁大將軍李廣。定憤恚而卒。皎黨曹慶等四十餘人並伏誅。唯岳陽太守章昭裕、昭達之弟杜陽、太守曹宣、高祖舊臣衡陽內史汝陰任忠嘗有密啟皆宥之。吳明徹乘勝攻梁河東，拔之。周衛公直歸罪於梁柱國殷亮。梁主知非其罪，然不敢違，遂誅之。周與陳旣交惡，周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總管請益戍兵，并遷城於羊蹄山以避水。總管兵未至，程靈洗舟師奄至城下。會大雨水暴漲，靈洗引大艦臨城，發拍擊樓堞皆碎。矢石晝夜攻之三十餘日，陳人登城，寬猶帥衆執短兵拒戰。又二日乃擒之。

二年春正月己亥安城王頊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

冬十一月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意甚不平屢

肆惡言甲寅以太皇太后令誣帝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

謀且曰文皇知子之鑿事等帝堯傳弟之懷又符太伯今

可還申曩志崇立賢君遂廢帝為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

又下令黜伯茂為溫麻侯寘諸別館安成王使盜邀之於

道殺之車中

宣帝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安成王即皇帝位改元太赦

復太皇太后為皇太后皇太后為文皇后立妃柳氏為皇

后世子叔寶為太子封皇子叔陵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

乙未上謁太廟丁酉以尚書僕射沈欽為左僕射度支尚

書王勸為右僕射勸份之孫也

周陳之別

梁敬帝紹泰元年初晉安民陳羽世為閩中豪姓其子

寶應多權詐郡中畏服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雲以

郡讓羽羽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荒饑而晉安

獨豐衍寶應數自海道出寇抄臨安未嘉會稽或載米粟

與之貿易由是能致富彊侯景平世祖因以羽為晉安太

守及陳霸先輔政羽求傳郡於寶應霸先許之

太平元年初侯景之亂臨川民周續起兵郡中始興王

毅以郡讓之而去續部將皆郡中豪族驕橫續裁制之諸

將皆怨相與殺之續宗人迪勇冠軍中眾推為主迪素寒

通鑑卷之二十四 卷二十四
微恐郡人不服以同郡周敷族望高顯折節交之敷亦事
迪甚謹迪據上塘敷據故郡朝廷以迪爲衡州刺史領臨
川內史時民遭侯景之亂皆棄農業群聚爲盜唯迪所部
獨務農桑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徵歛必至餘郡乏絕者皆
仰以取給迪性質朴不事威儀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
有女伎按繩破篋傍若無人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
人皆附之

陳武帝末定元年詔給事黃門侍郎蕭乾招諭閩中時熊
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晉安共
相連結閩衆豪師往往立砦以自供上患之使乾諭以禍
福豪師皆帥衆請降即以乾爲建安太守乾子範之子
也

文帝天嘉二年初高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留異之子
貞臣徵異爲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帝卽位復以異爲
長 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屢遣其長史王漸入朝漸每言

實 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恒懷兩端與王琳自鄱陽
信安嶺潛通使往來琳敗上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寶以
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恪恪與戰而敗退還錢塘異復
卜裴遜謝時衆軍方事湘郢乃降詔書慰諭且羈縻之異
知朝廷終將討已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十二
月丙午詔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討之
三年春二月帝徵江州刺史周迪出鎮溢城又徵其子入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四
朝迪趨且顧望，並不至。其餘南江酋帥私署令長，多不受。召朝廷未暇致討，但羈縻之。豫章太守周敷獨先入朝，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女妓金帛，令還豫章。迪以敷素出已下，深不平之。乃陰與留異相結，遣其弟方興將兵襲敷，敷與戰破之。又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詐為賈人，欲襲湓城。未發事，覺。尋陽太守監江州事晉陵華皎遣兵逆擊之，盡獲其船，伏上以閩州刺史陳寶應之父為光祿大夫，子女皆受封爵。命宗正編入屬籍，而寶應以留異女為妻。陰與異合，虞荔弟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上為荔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常從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它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已，乃著居士服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縱火者自救之。三月丁丑，以安右將軍吳明徹為江州刺史，督高州刺史黃法蕘、豫章太守周敷共討周迪。留異始謂臺軍必自錢塘上，既而侯安都步由諸暨出，求康異大驚，奔桃枝嶺，於巖口豎柵以拒之。安都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乘輦指麾容止不變。因其山勢，追而為堰，會潦水漲，滿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發拍碎其樓堞，異與其子忠臣脫身奔晉安，依陳寶應。安都虜其妻。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四
及餘子盡收鎧仗而還異黨向文政據新安上以貞毅將軍程文季爲新安太守帥精甲三日徑往攻之文政戰敗遂降文季靈洗之子也

秋九月吳明徹至臨川攻周迪不能克丁亥詔安成王瑱代之

四年春正月甲申周迪衆潰脫身踰嶺奔晉安依陳寶應官軍克臨川獲迪妻子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子忠臣隨之虞寄與寶應書以十事諫之曰自天厭梁德英雄互起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四海樂推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乎一也以王琳之彊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疆江外雄張偏隅然

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廷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勲高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乎三也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至於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頌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胷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豐非張繡罪異畢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四也方今周齊隣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尹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哉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其將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孰能被堅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

通鑑纂要卷之六 卷二十四
顧命以先士卒者乎六也將軍之疆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馘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七也歷觀前古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况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疆弱逆順可得侔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皆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九也北軍萬里遠闔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十也爲將軍計莫若絕親留氏遣子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况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寄感恩懷德不覺狂言介鉞之誅其甘如薺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以寄民望故優容之 秋九月周迪復越東興嶺爲寇辛未詔護軍章昭達將兵討之冬十一月辛酉章昭達大破周迪迪脫身潛竄山谷民相與匿之雖加誅戮無肯言者 十二月章昭達進軍度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嶺趣建安討陳寶應詔益州刺史余孝頃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

五年冬十月周迪復出東興宣城太守錢肅鎮東興以城降迪吳州刺史陳詳將兵擊之詳兵大敗迪衆復振南豫州刺史西豐脫侯周敷帥所部擊之至定川與迪對壘迪給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盟敷許之方登壇爲迪所殺

陳寶應據建安晉安二郡水陸爲柵以拒章昭達昭達與戰不利因據上流命軍士伐木爲筏施柏其上會大雨江漲昭達放筏衝寶應水柵盡壞之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合戰上遣將軍余孝頃自海道適至并力乘之十一月己丑

寶應大敗逃至莆口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昭達追擒之并擒留異及其族黨送建康斬之異子貞臣以尚主得免寶應賓客皆死上聞虞寄嘗諫寶應命昭達禮遣詣建康既見勞之曰管寧無恙以爲衡陽王掌書記

六年秋七月上遣都督程靈洗自都陽別道擊周迪破之迪與麾下十餘人竄于山穴中日月浸久從者亦稍苦之後遣人潛出臨川市魚鮭臨川太守駱牙執之令取迪自效因使腹心勇士隨之入山其人誘迪出獵勇士伏於道傍出斬之丙戌傳首至建康

宇文護逆節

陳高祖末定元年春二月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

與太祖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
之開府儀同三司宇文盛告之丁亥貴入朝護執而殺之
免信官 三月周晉公護以趙景公獨孤信名重不欲
顯誅之己酉逼令自殺 夏四月周儀同三司齊軌謂
御正中大夫薛善曰軍國之政當歸天子何得猶在權門
善以告晉公護護殺之以善爲中外府司馬 周孝愍帝
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司會李植自太祖時爲相府司
錄參掌朝政軍司馬孫恒亦久居權要及護執政植恒恐
不見容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共譖之於周王植恒
曰護自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
之政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陛下早圖之玉
以爲然鳳提曰以先王之明猶委植恒以朝政今以事付
二人何患不成且護常自比周公臣聞周公攝政七年陛
下安能七年邑邑如此乎王愈信之數引武士於後園講
習爲執縛之勢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
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恒爲潼州刺史欲散其謀後王思
植等每欲召之護泣諫曰天下至親無過兄弟若兄弟尚
相疑它人誰可信者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屬臣後事臣
情兼家國實願竭其股肱若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
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志非唯不利陛
下亦將傾覆社稷使臣無面目見太祖於九泉且臣旣爲
天子之兄位至宰相尚復何求願陛下勿信讒人之言踈

棄骨肉王乃止不信而心猶疑之鳳等益懼密謀滋甚刻
日召群公入醮因執護誅之張光洛又以告護護乃召柱
國賀蘭祥領軍尉遲綱等謀之祥等勸護廢立時綱總領
禁兵及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及至以次執送護弟因罷
散宿衛兵王方悟獨在內殿令官人執兵自守護遣賀蘭
祥逼王遜位幽於舊第悉召公卿會議廢王爲略陽公迎
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公卿皆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
是聽乃斬鳳等於門外孫恒亦伏誅時李植父柱國大將
軍遠鎮弘農護召遠及植還朝遠疑有變沈吟久之乃曰
大丈夫寧爲忠鬼安可作叛臣邪遂就徵至長安護遠功
名素重猶欲全之引與相見謂之曰公兒遂有異謀非止
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爲
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口辯自陳初無此謀遠
謂爲信然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左右曰植亦在門
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略陽公
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略陽公曰本爲此謀欲安社
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
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植弟叔詣叔
謙叔讓亦死餘子以幼得免初遠弟開府儀同三司穆知
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
曰吾不用汝言以至此穆當從坐以前言獲免除名爲民
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沂州刺史基尚義歸公主當從坐

通鑑卷之六十一 卷三十四
穆請以二子代基命護兩釋之後月餘護弑略陽公黜王
后元氏爲尼癸亥寧都公自岐州至長安甲子卽天王位
大赦

二年春正月周以晉公護爲太師 夏四月周以太師
護爲雍州牧

二年春正月己酉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王始親萬機軍
旅之事護猶總之 周處士韋夙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
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世宗禮敬
尤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護盛修第
舍夙仰視堂歎曰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
亡護不悅

文帝天嘉元年夏四月周世宗明敏有識量晉公護憚之
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寘毒於糖餽而進之帝頗覺之庚子
大漸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
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辛
丑殂魯公幼有器質特爲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
參議性深沈有遠識非因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歎曰夫
人不言言必有中壬寅魯公卽皇帝位大赦

二年春正月戊申周改元保定以大象宰護爲都督中外
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四年春二月辛酉周詔大象宰晉國公親則懿昆任當元
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護抗表固讓

宣帝大建四年。初周太祖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知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季才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有變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願之壽受旦奭之美子孫常爲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旣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踈之衛公直帝之母弟也深昵於護及沌口之敗坐免官由是怨護勸帝誅之冀得其位帝乃密與直及右官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太原王軌

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子也帝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太后賜護坐帝立侍於旁丙辰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御文安殿見之因引護入含仁殿謁太后且謂之曰太后春秋高頗好飲酒雖屢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以此諫太后護旣入如帝所戒讀酒誥未畢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帝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衛公直匿於戶內躍出斬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無知者帝召宮伯長孫覽等告以護已誅令收護子柱國譚公會大將軍莒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其弟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并柱國北地侯龍恩龍恩弟大將

通鑑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
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覽稚之孫也初護既殺趙貴等諸
將多不自安侯龍恩爲護所親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
謂龍恩曰主上春秋旣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所誅戮以
自立威權豈唯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而敗兄
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承間言於護曰公以骨
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
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佗志邪又聞其先與龍
恩言陰忌之植以憂卒及護敗龍恩兄弟皆死高祖以植
爲忠特免其子孫大司馬兼小冢宰雍州牧齊公憲素爲
護所親任賞罰之際皆得參預權勢頗盛護欲有所陳多
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
亦察其心及護死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帝慰勉之使詣護
弟收兵符及諸文籍衛公道素忌憲固請誅之帝不許護
世子訓爲蒲州刺史是夜帝遣柱國越公盛乘傳徵訓至
同州賜死昌城公深使突厥未還遣開府儀同三司宇文
德齋璽書就殺之護長史代郡叱羅協司錄弘農馮遷及
所親任者皆除名丁巳大赦改元以宇文孝伯爲車騎大
將軍與王軌竝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孝伯與帝同日生太
祖愛之養於第中幼與帝同學及卽位欲引致左右託言
欲與孝伯講習舊經故護弗之疑也以爲右侍上士出入
卧內預聞機務孝伯爲人沈正忠諒朝政得失外間細事

無不使帝聞之。帝閱護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唯得庾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帝賜季才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中大夫。癸亥，以尉遲迥為太師，柱國竇熾為太傅，李穆為太保，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陸通為大司馬，柱國辛威為大司空。趙公招為大司空。時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灑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為人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狠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兵權。帝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為大司徒。夏四月庚寅，周追尊略陽公為孝閔皇帝。

周伐齊

周齊爭宜陽附

陳文帝天嘉四年，初周人欲與突厥木杆可汗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為后。遣御伯大夫楊荐及左武伯太原王慶往結之。齊人聞之，懼亦遣使求昏於突厥，賂遺甚厚。木杆貪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荐知之，責木杆曰：太祖昔與

可汗共敦鄰好蠕蠕部落數千來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
者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義獨不愧鬼神
乎木杆參然良父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當相與共平東
賊然後送女荐等復命公卿請發十萬人擊齊柱國楊忠
獨以為得萬騎足矣戊子遣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自北
道伐齊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出平陽
期會於晉陽 冬十二月周楊忠拔齊二十餘城齊人
守陘嶺之隘忠擊破之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
萬騎會之己丑自恒州三道俱入時大雪數旬南北千餘
里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之戊午至晉陽斛律光將
步騎三萬屯平陽己未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畏其疆
戎服帥宮人欲東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
孝琬請委叡部分必得嚴整帝從之命六軍進止皆取叡
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總之

五年春正月庚申齊主登北城軍容甚整突厥咎固人曰
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周人
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追擊之
段韶曰步卒力勢自當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
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兵鼓譟而
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引兵
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以往七百餘里人畜無遺段韶追
之不敢逼突厥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氊以度胡馬寒瘦膝

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馬死且盡截稍杖之以歸達奚武至平陽未知忠退斛律光與書曰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武得書亦還光逐之入周境獲二千餘口而還光見帝於晉陽帝以新遭大寇抱光頭而哭任城王潛進曰何至於此乃止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世祖卽位嬖幸用事朝政漸紊齊人椎冰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晉公護於晉陽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及護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齊遣使者至玉壁求通互市護欲訪求母姑使司馬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與之言使者甚怗勳州刺史韋孝寬獲關東人復縱之因致書爲言西朝欲通好之意是時周人以前攻晉陽不得志謀與突厥再伐齊齊主聞之大懼許遣護毋西歸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秋八月周遣柱國楊忠將兵會突厥伐齊至北河而還九月突厥寇齊幽州衆十餘萬入長城大掠而還周皇姑之歸也齊主遣人爲晉公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所着錦袍以爲信驗且曰吾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

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
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
光耀世間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
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
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護得書悲不自勝復書曰區宇
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
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子爲公侯母爲俘隸暑不見母暑寒
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
暫聞分懷寃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
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磨敦四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
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齊朝霽然之恩既已霑洽有
家有國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
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齊人留
護母使更與護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時段韶拒突厥軍
於塞下齊主遣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
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爲相其實
主也旣爲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若據移書卽送其母恐
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然後遣之未晚齊
主不聽卽遣之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爲之大赦突
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
齊如前約閏月乙巳突厥寇齊幽州晉公護新得其母未
欲伐齊又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二十四軍及

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之兵并羌胡內附者凡二十萬人
冬十月甲子周主授護弁鉞於廟廷丁卯親勞軍於
沙苑癸酉還宮護軍至潼關遣柱國尉遲迥帥精兵十萬
為前鋒趣洛陽大將軍權景宣帥山南之兵趣懸瓠少師
楊標出軹關十一月周晉公護進屯弘農甲午尉遲
迥圍洛陽雍州牧齊公憲同州刺史達奚武涇州總管王
雄軍於邛山初周楊標為邵州刺史鎮捍東境二十餘
年數與齊戰未嘗不捷由是輕之既出軹關獨引兵深入
又不設備甲辰齊太尉婁叡將兵奄至大破標軍標遂降
齊權景宣圍懸瓠十二月齊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太原
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之景宣使開府郭彥
守豫州謝徹守永州送士良世怡及降卒千人於長安周
人為土山地道以攻洛陽三旬不克晉公護命諸將塹斷
河陽路遏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諸將以為齊兵必不敢
出唯張斤候而已齊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救洛
陽畏周兵之彊未敢進齊主召并州刺史段韶謂曰洛陽
危急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鎮禦如何對曰北虜
侵邊事等疥癬今西鄰闕逼乃腹心之病請奉詔南行齊
主曰朕意亦爾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丁巳齊主亦
自晉陽赴洛陽段韶自晉陽行五日濟河會連日陰
霧壬戌韶至洛陽帥帳下三百騎與諸將登邛阪觀周軍
形勢至太和谷與周軍遇韶即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

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長恭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恐懼。韶遙謂周人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遽來爲寇，何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戰。韶且戰且却，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一時瓦解，投墜溪谷，死者甚衆。蘭陵王長恭以五百騎突入周軍，遂至金墉城下。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周師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營幕。自中山至穀水三十里，中軍資器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武及庸忠公王雄在後，勒兵拒戰。王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唯餘一奴一矢。雄按稍不及光者丈餘，謂光曰：吾惜爾不殺，當生將爾見天子。光射雄中額，雄抱馬走至營，而卒軍中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勵衆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達、奚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又備見形勢。公少年未經事，豈可以數營士卒委之虎口乎？乃還。專景宣亦棄豫州走。丁卯，齊主至洛陽。己巳，以段韶爲太宰，斛律光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壬申，齊主如虎牢，遂自滑臺如黎陽。丙子，至鄴。楊忠引兵出沃野，應接突厥軍糧，不給。諸軍憂之，計無所出。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詐使河州刺史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

通鑑卷之六十一 卷三十一
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填積屬周師罷歸忠亦還晉公
護本無將略是行也又非本心故無功與諸將稽首謝罪
周主慰勞罷之

六年五月突厥遣使至齊始與齊通

宣帝太建元年秋八月庚辰盜殺周孔城防主以其地入
齊九月辛卯周遣齊公憲與柱國李穆將兵趣宜陽築崇
德等五城 冬十二月周齊公憲等圍齊宜陽絕其糧
道

二年春正月齊太傅斛律光將步騎三萬救宜陽屢破周
軍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糧道而還周軍追之光縱
擊又破之獲其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英梁景興二月己巳

齊以斛律光為右丞相拜周刺史又以任城王湝為太師
賀拔仁錄尚書事 周齊爭宜陽又不決勳州刺史韋孝
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
年彼豈無智謀之士若棄嶺東來圖汾北我必失地令宜
速於華谷及長秋築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寔難乃
畫地形且陳其狀晉公護謂使者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
滿百分北築城遣誰守之事遂不行齊斛律光果出晉州
道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光至汾東與孝寬相見光曰
宜陽小城又勞爭戰今既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
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
在君輔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

通鑑卷之六十一 卷二十一
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為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晉公護問計於齊公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為聲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護從之

三年春正月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又與周韋孝寬戰於汾北破之齊公憲督諸將東拒齊師 三月周齊公憲自

龍門度河斛律光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齊太宰段韶蘭陵王長恭將兵禦周師攻柏谷城拔之而還

夏四月周陳公純等取齊宜陽等九城齊斛律光將步騎五萬赴之 五月周晉公護使中外府參軍郭榮城於

姚襄城南定陽城西齊段韶用兵襲周師破之六月韶圍定陽城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屠其外城時韶卧病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賊必從此出宜簡精兵專守之此必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澗口城中糧盡齊公憲總兵救之憚韶不敢進敷帥見兵突圍夜走伏兵擊擒之盡俘其衆乙巳齊取周汾州及姚襄城唯郭榮所築城獨存敷愔之族子也 齊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多有功者未得慰勞乃密通表請遣使宣旨軍仍且進齊朝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乃駐營待使

帝聞光軍已逼心甚惡之亟令舍人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

吐谷渾盛衰

晉元帝建武元年河南王吐谷渾卒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一千七百以隸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闐廆遣使讓吐谷渾曰先公分建有別柰何不相遠異而令馬有闐傷吐谷渾怒曰馬是六畜闐乃其常何至怒及於人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為難耳今當去汝萬里之外遂帥其衆西徙廆悔之遣其長史乙那婁馮追謝之吐谷渾曰先公嘗稱卜筮之言云吾二子皆當彊盛祚流後世我孽子也理無竝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意乎遂不復還西傳陰山而居屬永嘉之亂因度隴而西據洮水之西極于白蘭地方數千里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為之作阿干之歌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延長大有勇力羌胡皆畏之成帝咸和四年河南王吐延雄勇多猜忌羌酋姜聽刺之吐延不抽劍召其將紇挖望使輔其子葉延保于白蘭抽劍而死葉延孝而好學以為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

穆帝永和七年 吐谷渾葉延卒子辟奚立

文帝咸安元年吐谷渾王辟奚聞楊纂敗五月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于秦秦以辟奚為安遠將軍澠川侯辟奚葉延之子也好學仁厚而無威斷三弟專恣國人患之

長史鍾惡地西澹羌豪也。謂司馬乞宿雲曰：三弟縱橫勢出，王右幾亡國矣。吾二人位爲元輔，豈得坐而視之？詰朝月望，文武竝會，吾將討焉。王之左右皆吾羌子，轉目一顧，必可擒也。宿雲請先白王。惡地曰：王仁而無斷，白之必不從。萬一事泄，吾屬無類矣。事已出口，何可中變？遂於坐收三弟殺之。辟奚驚怖，自投牀下。惡地宿雲趨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刺臣云：三弟將爲逆，不可不討，故誅之耳。辟奚由是發病恍惚，命世子視連曰：吾禍及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任汝治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視連立，不飲酒遊畋者七年。軍國之事委之將佐。鍾惡地諫以爲人主當自娛樂，建威布德。視連泣曰：孤自先世以來，以仁孝忠恕相承。先王念友愛之不終，悲憤而亡。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耳。

武帝太元十五年，吐谷渾視連遣使獻見於金城王乾歸。乾歸拜視連沙州牧、白蘭王。秋九月，吐谷渾視連卒。子視羆立。視羆以其父祖慈仁，爲四鄰所侵侮，乃督厲將士欲建功業。冬十月，金城王乾歸遣使拜視羆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

安帝隆安二年九月，西秦王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武衛將軍慕元冠、將軍翟瑄、帥騎二萬伐吐谷渾。西秦乞伏益州與吐谷渾王視羆戰於度周川，視羆大敗，走保白蘭。

山遣子宕豈爲質於西秦以請和。西秦王乾歸以宗女妻之。

四年夏四月，吐谷渾視罷卒，世子樹洛干方九歲，弟烏紇堤立。妻樹洛干之母念氏，生慕瓚，慕延烏紇堤懦弱荒淫，不能治國，念氏專制國事，有膽智，國人畏服之。

義熙元年春正月，乞伏乾歸擊吐谷渾，大破之，俘萬餘口而還。大孩走死胡園，視罷世子樹洛干帥其餘衆數千家，奔莫何川，自稱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樹洛干輕佻薄賦，信賞必罰，吐谷渾復興。沙澗諸戎皆附之。

八年春二月，河南王乾歸擊吐蕃渾阿，若干於赤水降之。

九年夏四月，河南王熾磐遣安北將軍烏地延冠軍將軍翟紹擊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涇勒川，大破之。秋七月，

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支旁于長柳川，虜旁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九月，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別統掘達於

渴渾川，大破之，虜男女二萬二千。冬十月，掘達帥其餘衆降于熾磐。十三年春二月，西秦安東將軍木奔于擊吐谷渾樹洛干，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俘五千餘口而還。樹洛干走保白蘭山，慙憤發疾，將卒謂阿柴曰：「吾子拾虔幼弱，今以大事付汝。」樹洛干卒，阿柴立，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謚樹洛干曰武王。阿柴稍用兵，侵併其旁小種，地方數

千里遂爲疆國

宋武帝永初二年夏四月吐谷渾王阿柴遣使降秦秦王熾磐以阿柴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

營陽王景平元年吐谷渾王阿柴遣使入貢詔以阿柴爲督塞表諸軍事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

文帝元嘉元年冬十月吐谷渾威王阿柴卒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以大業之故捨其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於緯代而忘先君之志乎我死汝曹當奉慕瓚爲主緯代者阿柴之長子慕瓚者阿柴之母弟叔父烏紇堤之子也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

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慕瓚亦有才畧撫納秦涼失業之民及氏羌雜種至五六百落部衆轉盛

三年秋九月吐谷渾掘達等帥部衆二萬餘落叛秦犇昂州附于吐谷渾王慕瓚

六年冬十二月吐谷渾王慕瓚遣使入貢

七年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王慕瓚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

夏四月吐谷渾王慕瓚將其衆萬八千襲秦定連秦輔國

通鑑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大將軍段暉等擊走之

八年秋八月吐谷渾王慕瓚遣侍郎謝太寧奉表于魏請送赫連定已丑魏以慕瓚為大將軍西秦王

九年春三月壬申吐谷渾王慕瓚送赫連定于魏魏人殺之慕瓚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旣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魏主下其議公卿以為慕瓚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為已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魏主乃詔曰西秦王所得金城枹罕隴西之地朕即與之乃是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款至綿絹隨使疏數臨時增益非一賜而止也自是慕瓚貢使至魏者稍簡吐谷渾王慕瓚遣其司馬趙叙入貢且來告捷 乙未

以吐谷渾王慕瓚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進爵隴西王且命慕瓚悉歸南方將士先沒於夏者得百五十餘人

十三年冬十二月吐谷渾惠王慕瓚卒弟慕利延立

十四年秋九月丁酉魏主遣使者拜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十五年春二月丁未以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都督西秦河沙二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

十六年夏六月己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利延為河南王 冬十二月吐谷渾王慕利延聞魏克涼州大懼帥眾西遁踰沙漠魏王以其兄慕瓚有擒赫連定之功遣使

撫諭之慕利延乃還故地

二十一年夏六月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緯世與魏使者謀降魏慕利延殺之是月緯世弟叱力延等八人犇魏魏以叱力延為歸義王 秋八月吐谷渾叱力延等請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慕利延魏主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 魏晉王伏羅至樂都引兵從間道襲吐谷渾至大母橋吐谷渾王慕利延大驚逃犇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犇河西魏軍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弟伏念等帥師萬三千部落降於魏

二十二年夏四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邈等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安遠將軍乙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 吐谷渾什歸聞魏軍將至棄城夜遁八月丁亥封敕文入枹罕分徙其民千家還上邽留乙烏頭守枹罕萬度歸至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度流沙襲鄯善壬辰鄯善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留軍屯守與真達叩平城西域復通 壬寅魏高涼王邈軍至寧頭城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吐谷渾慕瑣之子被囊逆戰邈擊破之被囊遁走中山公杜豐帥精騎追之度三危至雪山生擒被囊及吐谷渾什歸乞伏熾磐之子成龍皆送平城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據其地死者數萬人 二十三年吐谷渾復還舊土

通鑑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九十二
二十七年吐谷渾王慕利延爲魏所逼上表求入保越嶲
上許之慕利延竟不至

二十九年秋九月吐谷渾王慕利延卒樹洛干之子拾寅
立始居伏羅川遣使來請命于魏丁亥以拾寅爲安西將
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以拾寅爲鎮西大將軍
沙州刺史西平王

武帝大明四年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爵命居止出入
擬於王者魏人忿之定陽侯曹安表拾寅今保白蘭若分
軍出其左右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人畜乏食可一舉而
定六月甲午魏遣征西大將軍陽平王新成等督統萬高
平諸軍出南道南郡公中山李惠等督涼州諸軍出北道

以擊吐谷渾 秋七月魏軍至西平吐谷渾王拾寅走
保南山九月魏軍濟河追之會疾疫引還獲雜畜二十餘
萬

明帝泰始六年春二月魏主遣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
觀擊吐谷渾 夏四月戊申魏長孫觀與吐谷渾王
拾寅戰於曼頭山拾寅敗走遣別駕康盤龍入貢魏主囚
之

蒼梧王元微元年吐谷渾王拾寅寇魏澆河夏四月戊申
魏以司空長孫觀爲大都督發兵討之 秋八月庚申
魏長孫觀入吐谷渾境芻其秋稼吐谷渾王拾寅窘急請
降遣子斤入侍自是歲修職貢

齊高帝建元三年吐谷渾王拾寅卒世子度易侯立冬十月戊子朔以度易侯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武帝末明八年秋八月河南王度易侯卒乙酉以其世子伏連籌爲秦河二州刺史遣振武將軍丘冠先拜授且弔之伏連籌逼冠先使拜冠先不從伏連籌推冠先墜崖而死上厚賜其子雄敕以喪委絕域不可復尋仕進無嫌

九年初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輒修洮陽泥和二城置戍兵焉二月乙亥魏枹罕鎮將長孫百年請擊二戍魏主許之五月魏長孫百年攻

洮陽泥和二戍克之俘三千餘人

十年魏文明太后之喪使人告於吐谷渾吐谷渾王伏連

籌拜命不恭群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帝曰貢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秋七月庚申吐谷渾遣其世子賀虜頭入朝于魏詔以伏連籌爲都督西垂諸軍事西海公吐谷渾王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吐谷渾伏連籌謂禮曰曩者宕昌常曰稱名而見謂爲大王今忽稱僕又拘執使人欲使偏師往問何如禮曰君與宕昌皆爲魏藩比輒興兵攻之殊違臣節離京師之日宰輔有言以爲君能自知其過則藩業可保若其不悛禍難將至矣伏連籌默然

東昏侯永元二年吐谷渾王伏連籌事魏盡禮而居其國

通鑑纂要卷二十四
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稱制於其鄰國魏主遣使責而有之

梁武帝天監三年秋九月以吐谷渾王伏連籌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大同六年冬十一月吐谷渾自莫折念生之亂不通于魏伏連籌子夸呂立始稱可汗居伏俟城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僕射尚書郎中將軍之號是歲始遣使假道柔然聘於東魏

元帝承聖二年夏四月吐谷渾可汗夸呂雖通使於魏而寇抄不息宇文泰將騎三萬踰隴至姑臧討之夸呂懼請服既而復通使於齊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襲之於赤泉獲其僕射乞伏觸狀

敬帝太平元年秋九月突厥木杆可汗假道於涼州以通吐谷渾魏太師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至番禾吐谷渾覺之犇南山木杆將分兵追之寧曰樹敦賀真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衆自散木杆從之木杆從北道趣賀真寧從南道趣樹敦吐谷渾可汗夸呂在賀真使其征南王將數千人守樹敦木杆破賀真獲夸呂妻子寧破樹敦虜征南王還與木杆會于青海木杆歎寧勇決贈遺甚厚

陳武帝末定元年春正月吐谷渾爲寇於周攻涼鄯河三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翼不從僚屬咸以爲

通鑑卷之六十四 卷三十四 九
言翼曰：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鈔掠邊牧耳。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必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

文帝天康元年夏五月，吐谷渾龍涸王莫昌帥部落附於周，以其地爲扶州。

宣帝太建八年春二月辛酉，周王命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秋八月，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侯城而還。

十三年秋八月，吐谷渾寇涼州，隋主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俘斬萬計。吐谷渾震駭，其王侯三十人各帥所部來降。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寧王移茲哀爲河南土使，統降衆，以元諧爲寧州刺史，留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長城公至德元年夏四月庚午，吐谷渾寇隋洮州刺史皮子信，出戰敗死。洮州總管梁遠擊走之。又寇廓州，州兵擊走之。夏六月庚辰，隋行軍總管梁遠破吐谷渾於爾汗山。

二年夏四月，隋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發五州兵擊吐谷渾，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帝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村塢，命子幹勸民爲堡，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踈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

通鑑卷之八十四 卷二十四
民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堠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帝從之。以子幹曉習邊事，丁巳，以爲榆關總管。

四年，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隋。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弘請以兵應之，隋主不許。太子謀洩，爲夸呂所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爲太子。豐州刺史杜粲請因其豐而討之，隋主又不許。是歲，嵬王訶復懼，誅謀帥部落萬五千戶降隋。遣使詣闕，請兵迎之。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爭，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

下，皆朕臣妾，各爲善事，卽稱朕心。嵬王旣欲歸朕，唯教嵬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嵬王訶乃止。
禎明二年，吐谷渾禪王拓拔木彌請以千餘家降。隋主曰：「溥天之下，皆是朕臣。朕之撫育，俱存仁孝。渾賊昏狂，妻子懷怖，竝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判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若更有音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

隋文帝開皇十一年春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入貢。吐谷渾可汗夸呂聞陳亡，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爲寇。夸呂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四
一
廷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佗國聞之必當相倣何以拒之
朕情存安養各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
許

十六年冬十一月帝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世伏世
伏上表請稱公主爲天后上不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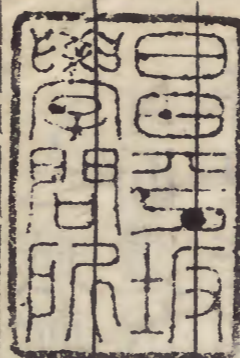
十七年吐谷渾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爲主遣使
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
朝貢歲至

煬帝大業四年秋七月裴矩說鐵勒使擊吐谷渾大破之
吐谷渾可汗伏允東走入西平境內遣使請降求救帝遣
安德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述至臨羌城

吐谷渾畏述兵盛不敢降帥衆西遁述引兵追之拔曼頭
赤水二城斬三千餘級獲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虜男女四
千口而還伏允南奔雪山其故地北空東西四千里南北
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縣鎮戍天下輕罪徙居之

五年夏四月癸亥上出臨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
將擊吐谷渾五月吐谷渾可汗伏允帥衆保覆袁川帝分
命內史元壽南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
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西屯泥嶺四面圍之伏
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壬辰
詔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定和輕其衆少不被甲
挺身登山吐谷渾伏兵射殺之其亞將柳武建擊吐谷渾

破之甲午吐谷渾仙頭王窮蹙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祿大夫梁默等追討伏允兵敗為伏允所殺衛尉卿彭城劉權出伊吾道擊吐谷渾至青海虜獲千餘口乘勝追奔至伏俟城初吐谷渾伏允使其子順來不朝帝留順石遣伏允敗走無以自資帥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為可汗送至王門令統其餘眾以其大寶王居洛周為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



文化章來

